

刊新作劇

日 生

著瑩冰謝

行印局書新北



880.40

創 作 新 刊

---

日 生

---

謝 冰 瑩 著



# 生 日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著 作 者 謝 冰 菱

發 行 人 李 小 峯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北新書局

印 刷 者 上 海  
福新印刷所  
海甯路697號

---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出版

---

## 分 發 行 所

北平 瀋川 開封 重慶

## 序

抗戰八年來我有一半的日子消磨在前方，一半的日子消磨在後方。在前方的生活，不用說，是緊張的，熱烈的，同時也是最痛快的。一而回到後方便不同了：生活的艱苦倒毫無關係，牠絕不能影響我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只有精神的確太苦了！

所以當去年八月十號的晚上，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我好像發狂似的快樂，恨不得身生雙翼，立刻飛出四川，然而爲了家事的牽累，旅費的難籌，以及交通困難的種種原因，這志願一直到九月十

四才實現。

來到漢口之後，我的精神特別興奮，雖然在這時候，我曾患過一次最厲害的「登革熱」，差一點把性命送掉，但我仍然握着一支筆在不斷地寫。後來好幾位朋友勸我把勝利後寫的一些散文編輯起來出一個小冊子，一來紀念這偉大的民族復興，二來也可以留下一點敵人投降前後的痕跡，使後方讀者看了，知道敵人的破壞政策是如何毒辣，而我們的民衆又是多麼地愛國，不怕犧牲，像怪醫生這種亮節高風，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的人，在淪陷區一定還有不少，這裏不過舉一個例子而已。

爲了要使一般讀者了解後方公務人員生活的艱苦起見，所以我竟

把自己寫的幾篇生活素描附錄在後面，但有一點是對不起讀者諸君的，因為不斷地害病的原故，連計劃中要寫的「虎口餘生」，也不能完成了，只好請大家原諒。

和上海的讀者闊別八年了！勝利後的今天能夠在紙上會晤，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只可惜我因忙與病的關係，只能將這麼菲薄的禮物奉贈諸位，未免感到太慚愧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四夜于漢口

## 目次

- | 次         | 目   |
|-----------|-----|
| 狂歡之夜      | 一   |
| 再會吧，成都！   | 一三  |
| 偉大的行列     | 一七  |
| 失望中的希望    | 二三  |
| 向驚濤駭浪中的前進 | 三一  |
| 萬縣一瞥      | 三七  |
| 淒風苦雨話宜昌   | 四一  |
| 投入了武漢的懷抱  | 六〇  |
| 舊地重遊      | 六四  |
| 生日        | 七〇  |
| 落葉        | 七九  |
| 怪醫生       | 八二  |
| 雞蛋的故事     | 九六  |
| 汪精衛與大便    | 一〇六 |



|          |     |
|----------|-----|
| 玲珈之遊     | 一一八 |
| 錶        | 一二六 |
| 紀念幾位日本友人 | 一三八 |
| 中竹繁子     | 一三九 |
| 神近市子     | 一四一 |
| 加藤英子     | 一四四 |
| 竹內好和武田泰淳 | 一四六 |

附 錄

我的戰時生活

|            |     |
|------------|-----|
| 一 在編輯室     | 一五四 |
| 二 拉風箱      | 一六四 |
| 三 弱與病      | 一七〇 |
| 我是怎樣寫女兵自傳的 | 一七九 |

## 狂歡之夜

「如果有一天日本向我們無條件投降，今天得到這個消息，明天我要是不捲起舖蓋跑路的不是人！」

這樣的話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朋友們都笑我：

「這句話不知聽了多少次了，到時你如果不走呢？」

「我不是說過嗎？不走就不是人！」

「是什麼？」

「什麼都行！」

接着是由每個人嘴裏發出來的「哈哈」底笑聲。

從戰地來到後方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懷着同一的希望，什麼苦都可以忍受，只要快點打勝仗，快點回家。

「唉！看看我們快要拖死了，如果還不把日本軍閥消滅，我們真有點吃不消。」

「怕什麼？他們比我們更苦，老實說，我們再打八年十年也可以不愁沒辦法，日本最多能支持一年，也許今年年底就要把他消滅，大家可以回家痛痛快快過一個團圓年。」

「好的，但願如此，那怕我們都拖死了，只要中國勝利，也是值得的。」

這兩位教授太太，她們常常談到回家的問題。爲了孩子，爲了無法維持生活，兩人都在教書，有時雇不着用人，常常一連兩三個月都自己做飯洗衣，真的到了拖得精疲力倦的時候。她們有時兩個人抱着孩子同時在院子裏散步，口裏哼着流行的抗戰歌曲，有時也談到將來回家如何快樂，如何痛飲的事情。

可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日子竟悄悄地消逝了，而勝利的希望仍然渺茫，於是有的人消極了，有的人在高喊着：「今年是我們的勝利年！」

「年年都說勝利年，可是真正的勝利，什麼時候來到呢？」

「何必你發急，總有一年是我們真正的勝利年！」

儘管她們的自信力不同，但她們一顆希望國家勝利，希望早點回家的心是一樣熱烈，一樣純潔的。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號，這一個轟動全世界，在歷史上多麼光榮多麼有意義的日子，終於降臨了！

這一星期來，爲了氣候太壞，不是下雨，便是天陰，人們的胸裏被一種莫名的悶氣阻塞着，使他們透不過氣來，加之原來是三天停一次電的，如今成了有時七天也看不見一次光明，在鬼火似的柴油燈下，大家的眼睛都變成了近視，所以他們如果遇到有朋友來了，談起天來，起碼也是兩三個鐘頭。

「多談一會吧，反正不能做事。」

這天——八月十號——的晚上，也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家裏聚集了四位朋友在談天，大約八點鐘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我們的窗下經過，接着是一聲大喊：

「報告你們好消息，日本投降了！日本無條件投降了！」  
一面大叫，一面飛也似的跑了。

「這是范先生的聲音吧？」我問達明。

「是的，他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可不可靠？」

「是不是真的？」

「也許他在開玩笑？」

「也許他發了神經病？」

大家半信半疑地在猜想，又在高興。

這時候屋子裏突然少了一個人，達明悄悄地溜出去了，兩三分鐘了還不見回來，我悶得慌，突然站起來向院子裏大聲嚷着：「大家聽着：日本投降了！日本無條件投降了！」

全院子的人，大大小小都向我的屋子蜂擁而來。

「你從那裏聽來的消息？可靠嗎？是真的嗎？」

一雙脚正在害濕氣的尚義，也一拐一拐地走來興奮地問。

「是剛才范先生來說的，達明打聽去了。」

「得了，還在打聽，不要害得我們空喜一場。」尚義太太很着急

似的說。

正在這時，達明手裏拿了四封鞭爆回來了。

「告訴你們，我口袋裏的全部財產是兩千元，如今通通買了鞭爆，那怕明天早晨餓肚皮，今晚也要大大地慶祝一下，你們知道嗎？真的是日本投降了，哈哈！無條件投降！」

委員長正在廣播呢，你們去聽吧。喂喂，女伢子，快點火來放鞭爆。」

達明說話的聲音和他的態度，完全像個瘋子，惹得大家又笑又樂。尚義似乎還在懷疑，他終於跛着脚一拐一拐地也跑去打聽真的消息去了。



劈劈拍拍的鞭爆開始在黑夜中發出特別尖銳的響聲以後，一陣像爆雷似的口號聲起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勝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

孩子們比大人更叫得起勁，也更叫得有趣，莉莉剛滿兩歲不久，許多字音還咬不正，就拿「中華民國萬歲」這一口號來說吧，她叫的是：

「欽卡民固萬季！」

可是噪音是那麽圓潤而清脆，好聽極了。

「莉莉，你再叫！」

於是一聲，兩聲，無數聲的「欽卡民固萬季！」的口號在大人們的笑聲裏響着。

立刻，尚義和其玉也買了鞭爆回來了，他們一面命令太太趕快點火，一面鼓掌大叫大跳，尚義完全像個瘋子，他抱起太太來就是一個 MISS，轉過身又把達明抱着 MISS，放下達明，一雙手把陳小妹舉起來，達明也把莉莉舉起來向空中一拋，我嫉妒她摔傷了，連忙從他的手裏把孩子奪過來，但莉莉不肯，她說：「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丟皮球。」勝子也爭着要爸爸抱他去皮球，長泰站起來說：「我要走了，

趕快回去告訴我太太高興高興」，蜀芳也連忙往外跑，她說：「我叫聾子學生買鞭爆放去！」

「哈哈，聾子反正聽不見的，遲放早放有什麼關係？」

「不！他們聽不見可看得見呀！」

她還是固執地走了。

足足有半點多鐘，我們的爆竹聲沒有間斷，接着是同巷子的爆竹聲和大街上的打成一片，等到大家都把袋子裏的法幣搜出來再去買時，爆竹的價值已漲了三倍，而且一連跑了好幾家才找到一封。

喜歡弄熱鬧的人，都跑到大門口去了，因為街上已經開始自由結隊遊行叫口號，喊叫買「號外，號外」的聲音，汽車的喇叭聲、鼓掌

聲、笑聲、口號聲，鬧的全城都在咆哮，都在發狂。

承澎一手提着兩瓶酒，一手抱着一大包花生米滿臉堆着笑容回來。

「登姊，來！我們來痛飲一場！陳太太，先乾一杯！」

陳太太走近一看，「呀！你這是大麩，我可乾不了！」

「吳太太，先請你乾一杯！」

「不！我一點也不敢喝！」

「唉！勝利了，還不喝酒，這成什麼話！」

「就是醉死了，我們也值得，來！我們乾一杯。」

連我這害了三個多月濕氣的病人也破戒端起酒杯來了，於是大家

一飲而盡，接着是第二杯，第三杯……

孩子們圍在桌子旁邊，光只吃花生米還嫌不夠，他們也大聲嚷着：「我們也要喝酒，我們也要慶祝呀！」

一會兒，教堂的鐘聲噹噹地響了，血戰了八年多的東亞和血戰了四年多的西歐戰事宣告停止了，和平之神降臨到這受盡了苦難的人間。全世界的軍閥、財閥、帝國主義者，通通宣佈了死刑，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通通得到了解放，正義戰勝了強權，真理消滅了黑暗，人類將從此永遠地得着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了！

「來！我們來一次狂歡吧！把酒喝乾了，再去買，一直喝到天亮，書也不要教了，要她們太太們趕快去收拾東西吧，明天就可以回

家了！」

達明半醉半醒地說，孩子們又跟着大嚷起來：「我們要回家！」  
誰也興奮得不能睡覺，黑夜竟在人們的狂歡聲中消失了。

## 再會吧，成都！

今天我要帶着一顆充滿了無限惜別，淒涼的心匆匆地離開成都了！

算起來，我在成都居住的歲月，應該是兩年半，但其中除去我回湖南和去漢口的五個多月，實際只有兩年的光景。在這兩年中，我受

盡了一切公教人員在戰時所受過的痛苦，尤其使我痛心的居然有三分之一二的時間在病裏消磨。我不敢回憶到當我一面上課，一面耳朵流水的情景，也不敢回憶那一串苦難的日子是如何一分一秒地挨過的。我躺在牀上，朋友們環坐在牀邊，有的勸我住醫院，有的勸我服中藥，有的乾脆要我只相信單方，不管他們的信仰如何，對於我的愛護與關懷是一樣地可感，熱烈的友情，是一樣地偉大的！

對成都，我曾有過好感，也曾有過惡感；我愛牠道路沒有坡，但討厭牠不平；我愛牠城市裏有小河，像威尼斯一般美麗，但討厭牠的骯髒；我愛成都的小吃和那些小巧玲瓏的銀器、竹器，那怕我只能隔着窗子瞧一瞧，也感到十分的滿足。我討厭電話不通，電燈不明，我

討厭街上行人的隨地亂吐，尤其一到冬天，滿地上到處是唾液鼻涕，令人一見就嘔心；還討厭老媽子的無情、懶惰、陰險可怕，但到現在，當我將要告別成都的時候，這一切厭惡的心情却消逝了，留在腦海中的，只有良好的印象，我愛成都，我留戀成都，我覺得華西壩的垂楊，雖然現在是枯黃了，牠還像春天一般多情，婀娜地在冷風中飛舞，小溪裏的流水，還是日夜不息地奏着潺潺的曲子，我曾經踏過一年的走跡，昨天我又一步一步地重溫了一遍。革校的學生，都對我投以驚喜的眼光，我也感到無限的親切，但他們並不知道我很快地就要離開成都。

呵，成都，你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記憶裏刻上了不可磨滅的印



象；武侯祠的古柏森森，望江樓的綠竹依依，文殊院的莊嚴靜穆，茶店子的風光幽雅……還有新蜀的桂湖，寶光寺的佛像，包包店的鷄公車，等了兩小時還不見來到的公共汽車，凡是我足跡到過的地方，凡是我坐過的交通工具，我都記念着牠，只有一件使我永遠感到遺憾的事，我沒有到過青城，更沒有福氣飽餐峨嵋的秀色，這次在漢口，當一個朋友質問我為什麼不去自流井搜集點寫作的材料時，我只能以一聲長嘆回答他，真的，要不是爲了旅費的限制，這幾處地方都是我夢想着要去的，而今呢？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只有期待着一個渺茫的未來。

再會吧，成都！感謝你的保護，使我在烽火中平安地度過了兩年

的時光。在黎花街出生的小莉莉，如今也能上幼稚園了。我忘不了成都，更忘不了在患難中同情我，幫助我的許多朋友！再會吧，成都！我雖然離開了你，但我會永遠記念着你的！爲了行色匆匆，許多友好處都不能去辭行，謹在此遙祝健康！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別成都之前夕……

## 偉大的行列

當我下了飛機，洋車把我慢慢地一步一步拉到通遠門去的時候，在都郵街和七星崗兩處地方，發現許多男男女女排成一條長城似的隊

伍，他們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我好奇地問車夫：

「他們這些人站在這裏幹什麼？」

「你不知道麼？他們在候公共汽車。」

車夫帶着譏諷似的口吻回答我。

——候公共汽車，怎麼這樣規矩？這樣守秩序？

正在這樣想時，一輛公共汽車駛來了。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最初是站在前面的人向前走了兩步，後來這隊伍也跟着動起來了。他們比聽到口令還要行動一致，還要有秩序。我正想再繼續往下看時，車子已經走遠了，而公共汽車也載得滿滿地飛也似地向前奔去了。

第二天我到上清寺去看一位朋友，於是第一次嘗到了站隊上車的

滋味。

我真佩服那些候車的人們，他們能夠耐煩，能夠守法，有時車子一刻鐘也不來，或者正遇到早晨上班和下午下班的時候，那怕同時開二十輛車子，還是搶不到座位，這時的行列可以排到四分之一里那麼長，我很奇怪，爲什麼每一個來搭車的人都知道站到隊伍的最後面去，而沒有搶先或者從中間插進去的？我很想做一次不守紀律的人，站到隊伍的中間去，但一看到那些手裏拿着一個包袱的鄉下人，他們尚且知道守秩序，我是個受過教育的人，爲什麼要這樣胡鬧呢？

這麼一想，我的臉上似乎有點感到發燒，於是連忙退到最後去了。

還有一次，我在小什子候公共汽車，足足站了一個鐘頭，仍然輪不到我坐車，我憤怒極了，我很重慶的人太多，恨公共汽車太少，我需要跑到最前面去，因為一個約會早已過了時間，我如果再不快去，朋友一定要責備我的。于是我鼓着勇氣跑到前面去，但每個人都用責難我的眼光死死地釘住我，雖然沒有人開口罵我，但無形中受着良心的譴責，有點怪不好意思，於是又趕快悄悄地退到後面去。

突然，我發現有一個人從我站的地方擠了進來，我正想質問他爲甚麼不守秩序，他却微笑着說了一聲：

「對不起！請讓我過去一下。」

原來他是要從我的身邊穿過到對面去的，如果不從人縫裏穿過，

他必需繞道四分之一里才能達到目的。

好容易汽車來了，有兩個人從街心用跑步的方式奔向車前，立刻被一位警察喝住了。

「不要搶，讓排隊的人上完了，你們再上去。」

這兩個人真的站住了，頭上正冒着熱氣。

「爲什麼不排到後面去呢？幾年了，難道你還不懂規矩麼？」

另一位乘客也這麼教訓他，對方並不回嘴，好像做錯了事似的，默默地站在那裏不做聲。

正在這時，一位朋友來了，我向她打招呼，她搖了搖頭，用手指着後面。爲了要和她談話，我只好放棄優先權，跑到後面去，那知這

時她的後面已接上了二十多人的隊伍，結果我只好把她拖了出來，站到最後去。

談起這隊伍的故事來，實在太有趣了。據說起初因為搶搭公共汽車的原故，常常引起糾紛，有時擠得打架，有時從汽車的門口摔下來，弄得頭破血流，異常淒慘。當局看着這種情形覺得太嚴重了，于是下令非排隊不許上車，但人們仍然是爭先恐後地擠，擠落了女人的鞋子，擠破了男人的衣服。以後只好做了一道木柵，僅僅能使單人通過，木柵的兩端，都有警察和憲兵站崗，兩個月之後才取消了那籠子似的木柵，乘客都自動地守秩序，排成隊伍，魚貫登車。

當朋友問我：「你對於重慶有什麼感想？」的時候，我總是先把

站隊上車的事情提出來：

「重慶進步了！你看那候車的行列多麼偉大！」

## 失望中的希望

懷着滿腔的希望從成都飛到重慶，以為休息兩三天，看看久別的朋友，很快地就可達到我出川的目的。

對於重慶，我素來沒有什麼好印象，第一是氣候太壞，整天都被霧籠罩着，分不出東西南北，和春夏秋冬。下起雨來，六月天也可穿棉襖，天晴的時候，冬天也可着單衣。我白天愛太陽，晚上愛月亮，



然而這兩樣珍貴的寶貝，在重慶是很少看到的。第二是坡太多，不適宜我這個有心臟病的人走路，我真佩服白薇和清閣，她們兩人這樣瘦弱的身體，居然能夠爬坡，而且白薇爬得特別快。孫伏園先生是個胖子，但他能夠從大田灣一口氣爬到觀音岩，一次也不用休息。對於這一點，我太慚愧了，最多爬二十個坡，我便需要休息，而且常常是上氣不接下氣地要站着休息一二分鐘才能繼續前進。僅僅爲了上坡下坡的麻煩，我連許多朋友都不敢去看她們，發了幾十封信，請她們來看我，其實這是最不禮貌的。

重慶的生活，現得比成都緊張多了，街上閑散的人雖然也很多，但他們不像成都春熙路上的遊手好閒的人一般，這兒看看，那兒瞧

驢，他們走路的姿態都要緊張萬倍，爲什麼？因爲人太多，路太狹，所以不能由你左右觀望，只好很快地走。

還有一點，也是使我不願意在重慶久住的原因。

朋友們都住在像鴿子籠似的小屋子裏，他們一家人擠得滿滿地，連開一個地鋪的位置都沒有。旅館呢？更是家家客滿。記得我初到重慶的那晚，鬧了一個笑話，我把一口小皮箱和一個小提包寄放在蔭廬四號沈慧蓮先生的三樓一間小房子裏，有位小姐告訴我，這是劉蘅靜女士的住室，我心裏高興極了，我想她睡鐵絲床，我只要有一塊小地板就行，而且我和她在北平就認識的，想來她不好意思拒絕我。

於是留了一張字在桌子上，我便出去吃飯找朋友去了，誰知等到

十點回來，衛靜一見我便說：

「對不起，今天我的先生要來，你不能在這裏住！」

晴天一聲霹靂，我只好連忙說着道歉的話，提了小箱子便飛奔下樓，這時沈慧遠先生也回來了，她說：

「真對不起，我的床上還睡着一個女孩，不能留你睡。」

我再也不希望睡到地板上了，受到衛靜的逐客令後，我像驚弓之鳥似的跑到文化會堂，兩年前，我由這裏回湖南的時候，曾在這兒免費住過一個多星期，不巧這兒也早住滿了人，最後，好容易找到了沙雁的住處，他和太太都很殷勤地留我住在他們家裏，於是在不平的，走起路來搖搖欲墜的樓板上，安置了我這徘徊在十字街頭走得精疲力

媽的身子。

經過一星期的奔波，對於交通工具，仍然沒有接洽個結果出來，天天在報紙上看到某人飛京，某人返滬的消息，而我竟擱淺在這置滿了白霧的山城。

我煩悶，我失望，每次見到若斯便發牢騷，她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

「等着吧，不要着急，還早得很呢！我已經候了兩個多月還沒有結果，何況你還只來個把星期。」

但我並不絕望，我雖然一方面想着成都的兩個孩子，打算最近如果實在不能動身，我便回成都，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在四處進行交通

工具。十四軍的副官處長蕭曼平先生，他是湖南同鄉，答應替我設法，也許三五天之內便有去南京的希望。我高興極了，每天跑去找他，不管他厭不厭煩，我總牢牢地釘住他不放。

是九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九點，我正在契渠家裏喝酒，害病剛好的濟開還帶來一隻南京板鴨。桌上的每樣菜都是經過契渠的太太郁文女士親手烹調的，非常清爽可口，白薇也陪着我喝大麵。自從日本投降以後，我的精神特別興奮，只要我能受得住的，總不使敬酒的朋友們失望，於是像喝茶似的一杯又一杯，……

正在喝得有幾分醉意的時候，突然一陣樓梯響，走進來兩個人，我張開醉眼一望，原來是沙雁的弟弟道三和一位趙先生。

「你還在喝酒？真要命，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這裏，快回去，快回去，立刻上船，今晚就開南京！」

道三說着，全桌的人都現得緊張起來，我起初還不相信，以為他們是故意和我開玩笑的，後來經過趙先生說明，才知道蕭先生已替我找到了船票，真的今晚要上船。

「好，這是真正的饒行酒，來，我們大家來同冰盤乾一杯！」  
契梁提議，於是大家把杯裏的酒一飲而乾。

接着我又喝了兩杯，吃了很多菜，直到他們兩位來接我的等得不耐煩了，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充滿了深刻的友情，充滿了熱鬧空氣的場合，帶着惜別的心緒，淒涼地從體心堂街回到民權路寓所。

佩蘭已經在候我很久了，其實她並不知道我今晚就要上船，來到這裏後，才聽到走的消息，她很難受地在爲我收拾行李。

「怎麼？真的今晚走嗎？反正開不了船，還是等明早天亮了再說吧。」

也許是喝醉了酒，也許我的情感在這一瞬間突然起了變化，我留戀重慶，留戀重慶的許多朋友，我真有點不想走，希望蕭先生走來告訴我船已改期。

「好容易找到了機會，你難道還想放棄嗎？不要發神經了，快點走吧！」她們都這麼催促我。

正在這時，蕭先生也氣喘喘地跑上樓來了，他要我趕快動身，並

且告訴我汀順輪還停在離這裏四十多里的唐家沱，再晚，恐怕雇不到渡船了。

簡直不由我考慮，他們替我提着行李下樓了。

就這樣，我帶着一顆惜別同時是興奮的心匆匆地離開了重慶。

## 向驚濤駭浪中前進

來到重慶十二天了，今天還是第一次遇到全市停電，到處都是漆黑一團，只有半明半暗的路燈在放出黯淡的光輝，我心裏突然湧起了一陣傷感，難道我就這樣悄悄地離別了我親愛的朋友們嗎？



到了彈子石碼頭，已經沒有汽船可搭了，只得花了兩千元雇了個小划子橫渡長江，誰知到了那邊，不但看不到滑桿，連一個領路的人也找不到。

「這裏到唐家沱，還有二十多里山路，四十里水路，我又沒有走過，怎麼辦呢？」

衛兵開始着急起來，我也不知要怎樣回答他才好，三個人站在一間還沒有關門的舖門口，央求那位老板替我們雇一個帶路的，他說：

「這怎麼辦得到？人家早就睡了。」

突然下起雨來了，而且越來越大，時間已過一點，去找人的衛兵還沒有回來，在萬分焦急的心緒下，我下決心先找一個客棧住下，等

明天清早再做決定，萬一趕不上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廿九號還有一隻船開南京的。

完全出乎意外，不但找不到滑桿，而且連那個花了五百元雇他帶路的人他說回去打一轉就來的也不見了。

「就這樣決定吧，先去找住的地方，等天亮了再說。」

我的提議，連趙先生都不贊成。

「還是今晚想方法走吧！免得明早趕不着船。」

但我仍然不想走，只希望回去，實在也難怪，我的全身都疲倦不堪，似乎什麼地方都可倒下來大睡一覺，這時我很後悔不該在契渠清開他們那裏喝這麼多的酒。

所謂天無絕人之路，真是一點不錯，忽然來了一個船老板，他願意冒險送我們上船，不過要一萬四千元的代價，結果商量了很久，減少了兩千。

雨，仍然在下，風更大了，小舟在驚濤駭浪中前進，好幾次要翻沒有翻，當一個大風浪打來，或者船駛到了有漩渦的地方，我便閉上了眼睛去接受最危險的命運。

這時候，整個的天空是黑暗的，只有江水呈現着白色，我忽然憶起了兩年前的初夏，當我離開藍田，飛着一隻小船經過一個險灘時，三兄曾寄信給我說：「看到你的船向波濤中衝去，我爲你所驚：願你乘長風破萬里浪，渡過險阻的難關，達到和平的彼岸。」

默吟着這幾句話，胆量似乎大了許多，我把頭躲在雨傘下面，讓衣服行李都淋着雨，可惜一床佩蘭送我的毛毯，也被披在衛兵的身上成了雨衣。

突然，又是一個大浪迎船頭襲來，舟子用着驚慌的語氣警告我們：「千萬不要動，一動就完了！」

我又閉上眼睛，不敢正視這緊張而危險的一幕，但心裏想，萬一遭遇着不測，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已經看到勝利，雖死也可瞑目了。

大約是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居然達到了目的地，江順輪的電光在放射着明朗的光輝迎接我們，我提着行李從無數的武裝同志中間穿

過，擠上了大發間，打發他們回去後，我才呼了一口長氣。

兩件小行李都打濕了，我把凳子集攏來就蓋着濕被躺下，我忘記了方才的緊張和淋着大雨的艱苦，我微笑着閉上眼睛，真想不到我能這麼快到光復區去，我應當感激曼平他們，再也不恨他們趕我上船了。

「唉！人川難，出川也不容易！」

在夢裏，我的腦海裏忽然湧出這兩句話來。

三四，十，三於江順輪次。

## 萬縣一瞥

船是下午三點到的萬縣，除了駐紮在萬縣的青年軍和其他的部隊有一小部份下船外，大都是到漢口或到南京上海去的，我在他們上船之後跟着黎營長他們，也上岸做了一次短時間的巡禮。

的確，六年不見的萬縣，比過去似乎要繁榮許多，這繁榮倒不是指物質，而是在精神上特別有生氣，例如青年軍一走到街上，他們那種雄糾糾的精神，使你不自覺地感到興奮。

「又有船來了！」

過路的人看見我們手裏提着的東西，很興奮地和他們的鄰居談着。

「這些隊伍都是開去繳日本兵的械的。」

聽到這樣的句子，我的心立刻湧起了無限的愉快，我們是勝利了，每個武裝同志都有同樣的感覺，當他們來到四川的時候，誰也有滿腔的悲憤和牢騷，而今，他們是開去繳敵人的械。他們流血的代價到今天才取得，他們的內心是多麼感到痛快而驕傲呵！

萬縣的物價比重慶要低二倍左右，豬肉二百元一斤，雞蛋二十五元一個，羊肉麵更便宜，只需五十元一碗，食量大的人，只要吃兩碗便夠了。

「哈哈，我們兩個人吃了四大碗麵，吃得很飽很飽，要茶房算賬，他說兩百，實在太便宜，便宜得有點使人不相信。」

一位汽車兵團的特務長這麼高興地說，史副營長也立刻接上說：「抗戰以來，我第一次這麼闊，今天居然買了三斤肉。在貴陽，肉賣到一千四百元一斤，我們從來沒有買過一斤肉吃過，有時連菜油都吃不起，就把青菜丟在乾熱鍋裏炒熟就吃。」

我相信這些都是實情，由他們現在吃的糙米飯和一樣小菜看來，可以知道他們過去的艱苦，就是我又何嘗不是一樣呢？聽到香腸只要五百元一斤，也想買一斤來過過癮，但一想到帶的路費不多，連包飯都吃不起（船上的包飯是一千二百元一天）也就算了。



萬縣的商人，並不像成都重慶一樣以減價做招待顧客的號召，外來貨反而比重慶要高，例如在重慶用三百元可以買到的小手帕，在這裏就非四百或至少三百五不可，但水菓花生之類特別便宜，舖子裏生意最好的，是醬園和飯店。

「你願不願意回家？」

我這樣測驗一位從武昌來到萬縣做生意的老板娘。

「當然願意，但是回去做什麼呢？沒有住的也沒有吃的了，不如等到明年再說吧！」

他很感傷地說，拖着疲倦的脚步下了坡，滑桿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已經沒有人去過問了。

抗戰把每人的意志鍛鍊得更堅強，也把每個人的身體鍛鍊得更結實，更能吃苦了。

## 淒風苦雨話宜昌

### 一

在一陣暴風雨之後，當西天的雲彩開始呈現着深灰色的光輝，由宜昌城的屋頂上噴着濃黑的炊烟底時候，我們的江順輪慢慢地靠近了招商碼頭。

「呵！宜昌到了！」

「呵，到了我們的宜昌！」

船上的每一個人都像喝醉了酒似的大聲叫着，突然一陣劈劈拍拍的鞭炮響了，原來是招商局的員工在歡迎我們，立刻船上的人報以熱烈的掌聲，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右邊來了，船身立刻傾斜起來，幸好蘊船上的人在用擴音筒大聲喊着：「船右傾了，請大家趕快站到左邊去！」

爲了大眾的安全，他們不得不站到船的左邊去，但是他們的眼睛仍然望着城裏，他們的每一顆心都在繫念着城裏的同胞，他們都回來了沒有？房屋毀掉了多少？

這時誰也願意上岸去看看，汽車兵團的同志們在看到他們的黎團長一張除了有任務的外准許他們上岸的佈告以後，竟立刻以整齊嚴肅的步伐先進了城，我隨着他們的後面，懷着滿腔的熱情投入了一別六載的宜昌懷抱。

唉！太慘了，在船上，遠遠地看到宜昌城滿目瘡痍，到處都是碎瓦頽垣，許多房子沒有屋頂，許多房子沒有門窗，起初我還以為眼睛有毛病，也許太遠了看不準確，直到我走近了濱江路，才知道一點不錯，十分之九的房屋被敵人燒燬了，所有老百姓的財產被敵人掠奪了，我們的同胞，可敬可愛不願做順民的同胞，他們回來了，有的搭了個茅棚在開始做小買賣。有的就近麼一無所有的露宿在瓦礫堆裏，

只要是個有心肝的人，誰看了這副淒涼悲壯的情景不洒下同情之淚呢？只要不是漢奸，誰不痛恨敵人的殘暴呢？

我，兩眼注視着被摧殘的房屋，和那些被難的同胞，熱淚不覺奪眶而出，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們，表示我對他們在瓦礫堆中爲祖國忍受着一切苦痛的精神，有着無限的欽佩。

在黑暗中，在雨後的泥濘道上，好容易我找到了武漢日報館，他們這羣英勇的文化鬥士，居然在收復後的短短十天之中復刊了這麼材料豐富的報紙。當我聽到他們敘述冒險進城來的故事，我像在讀一首壯烈的詩，我從他們的談話裏，知道了許多敵人的暴行和我們民衆愛國的許多事實，我雖然難過，但究竟滿足了。

離開宜昌六年了，六年前的今天，我看到一座多麼美麗多麼繁榮的不夜之城。今夜呢？岸上的點點燈光像天空裏的繁星，滿目淒涼，一片黑暗。我的心在顫動，全身的血液在沸騰，我把悲哀變成了憤怒，我把憑弔變成了慶祝，敵人的殘暴只能摧毀我們的物質，却絲毫影響不到我們的精神，我們要在廢墟裏建築起嶄新的社會，我們要在黑暗中創造光明！

（三四，九，三十午夜於江順輪次）

二

提着一盞燈籠，踏着異常泥濘的道路，好容易找到了武漢日報，

本來我是想進城內看看的，奈何到處都是一片黑暗，辨不出東西南北，加之路又不好走，而時間已到了十一點，只好先去訪問了報館再說。

在一座空洞洞的三層樓上，我見到了武漢日報的社長張昭麟先生和編輯杜俊華先生。他們對於我這晚間的來客，起初表示驚訝，漸漸地把話匣子打開，我們使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那麼談吐自然，而且談話越多，越覺投機，要不是我顧念到他們還要編報，說不定會一直談到天亮的。

首先我向他們這羣在瓦礫堆中爲文化工作奮鬥的戰士致敬，然後再開始詢問關於敵人退出宜昌的種種情形。

「我是隨着隊伍於九月一號進城的，那時全昌城裏的老百姓，只有六千五百餘人，他們不等我們的隊伍來到就每家預備好了國旗，一號那天滿城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老百姓那種放鞭炮，狂呼口號，鼓掌跳躍熱烈慶祝的情形，爲牛平所未見。」

「最使人感動得要流淚的，是當我們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小學生一見到我們就立正敬禮。」

張社長連忙打斷了杜先生的話說。

「還有一件，也是最令人感動的事！」杜先生繼續着說。

「我們經過三斗坪時，因爲肚子餓了，就向一位老百姓買了兩碗蛋炒飯，臨走時給了他五百元，他堅決地不要，並且很真誠地說：



「你家們替我們趕走了敵人，吃碗飯算什麼？絕對不能收錢，這是我們應該慰勞你家們的。」老百姓實在太可愛了，過去他對我們的隊伍沒有這樣好的感情，如今他經驗到了敵人的殘暴，受盡了敵人給與他們一切的苦痛，一旦從鐵蹄下得到解放，所以特別感到自己的隊伍是親切可愛的，應該尊敬的。」

接着我問起敵人退出時的情形，張社長搖了搖頭說：

「敵人的心永遠是狠毒的，自從知道他們的國家要無條件投降後，便向我們的民衆用鹽換成米，然後又把米倒在長江，最後他們把所有不能帶走的食糧和其他許多的軍用品通通在西壩焚毀，他的用意是絕對不留一點給我們來享受。他們是七號退出宜昌的，秩序很好，

一點也不敢亂來，自己知道大勢已去，所以盡量拉攏我們的老百姓，希望不要傷害他們。」

「那麼濱江路這一帶將近三里長的舖面完全沒有了，是敵人臨退去時焚毀的呢？還是很早便摧毀的呢？」我問張社長。

「這一帶，他們劃爲軍事區，凡是日本的部隊都住在這裏，不許他們進城，房子都是以前焚毀的。提到房子，在宜昌目前成了嚴重的問題。在古時描寫劫後的情形，說是十室九空，現在呢？宜昌的房子，被毀得只剩百分之四五了，除了有幾處住着他們的最高軍事長官的房子沒有破壞而外，其餘絕絕找不出一所完整的房子（其實就連周總司令和區副總司令住的房子也是不完整的，有的沒有玻璃，有的沒

有紗窗——作者註）現在民衆陸續地回來了，他們都在露宿，但沒有力量立刻蓋所房子，就是搭一個草棚也沒有地方尋找木料，所以他們希望政府委托四行趕快來宜昌大量建築房屋，如果不假借政府的力量，要希望民衆自己想法，恐怕再經過十年也不會繁榮起來的。」

聽了張社長的話，立刻在我的眼前放映着方才沿途所看到的一切淒慘的景象，他們背着一些破爛的行李歸來，在一片瓦礫或者一叢亂草堆中，他們放下了行李，望着這一塊祖宗留下來的土地，曾經在這裏生育過多少兒孫，艱辛地創造起他們的家業的，而今呢？好像做了一場大夢醒來，一切都完了！房屋成了一片焦土，財產化為烏有，他

們怎能不痛心呢？

真的，在目前，宜昌房屋成了最要緊的問題，民衆不能長久露宿，在茅棚裏我看見到處都有病人，如果不趕快解決住的問題，前途真不堪設想。

「其次是農具問題，也非常嚴重。」張社長繼續着說。

「民衆回來了，對着一片荒蕪的田園，他們用什麼耕種呢？敵人在這裏的時候，曾經把所有的鐵器都搜括一空，他們無法找到犁耙，只有眼望着荒土嗟嘆，我們的意思，這時正需要發動冬耕運動，最好政府能貸款給他們購置，或者暫時把從敵人那裏接收過來的工兵用具當中借一部份給民衆應用，也未嘗不可以；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也

是刻不容緩的，所謂大亂之後，必有大疫，現在宜昌的民衆一天天加多，目前已到了兩萬多的數目，因為沒有什麼衛生設備，所以病人也一天天多起來。衛生署雖然派有醫療隊在這裏，但是藥品和紗布棉花都很缺乏，一般民衆都希望政府派大批醫務工作人員來宜昌設立醫院，組織流動醫療隊，解決病的問題。」

張社長一口氣說到這裏，時間輕輕地溜過了一個多鐘頭。在黯淡的菜油燈下，映着他的臉色堅毅而沉着，接着他告訴我金星樓已經倒坍了，報館還是以前的舊址，日人曾在這裏設立了一個日華俱樂部，裏面有白面館，也有一部份營妓，把房子弄的烏七八糟，連門窗都燒掉了，現在正在修理。

「沒有逃走的民衆，大概都染上了鴉片煙的嗜好吧？」

由白面館我突然想起我們可憐的老百姓來。

「當然，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被毒化了的，日本人強迫老百姓吸鴉片，吸白面，他們不敢不吸。」

杜先生回答着，排字房來催稿子了，我只好站起來告辭。

歸途中，見到的景象更慘了，因為下雨的關係，許多露宿在路邊的人都瑟縮地圍着棉被坐在一堆，有些病了的發出一聲聲淒慘的嘆息聲，有的仰望着天空像在祈禱什麼，我了解他們內心的苦悶和憤恨，但我不知要怎樣慰問他們，有時我站在他們的門口停了一下又掉轉頭來向前走，因為我的眼睛已盛滿了淚水，我的喉間已淒咽得不能成

三

因為還要裝隊伍的原故，我們的船需要在宜昌耽擱兩天。

今天，雨下的更大了，士兵們都披上了棉衣，走出房艙，就覺得寒冷，氣候的變化是可怕的，前天還在搖扇子，今天却要穿棉衣。

黎團長請我在復興酒家吃了一頓很好的紅燒青魚頭尾，記得六年前我們在這裏辦負傷將士服務工作人員訓練團的時候，幾乎一早期要吃兩次魚，那時一席酒不過兩三元，飽餐一頓魚，不過兩三毛的代價，而今相隔僅僅六年，物價已高出三千多倍了，六年沒有嘗過長江

中的鮮魚味道，今天的愉快，絕不是我這支筆所能形容出來的。

飯後，黎團長到報館休息去了，我和黎營長一同向着奎星樓街、南門正街、大小南街一帶走去。學院街、小南街、縣府路，這周圍四五里路的地方，被劃為難民區，築有很堅固的土牆圍着，直到我們的隊伍開來，他們才把牆推倒，從裏面解放出來。

小南街是我永遠難忘的一個紀念地。七年前的夏天，我們在中心小學校裏住着，幾乎每天晚飯後都要和達明去附近的瓦礫堆裏散步一次，有時我看到一個枕頭，或者一件孩子的破衣服，一只破鞋，我都會停住腳疑思很久，我很想知道這些物件的主人到何處去了，他們的家被敵人炸成了一片焦土，他們的生命不知犧牲了多少？



如今呢？連這所僅存的中心小學，曾經挨過十多次炸彈，我的生命也差一點葬送在這兒的紀念地，已經找不到牠的蹤跡了。我懷着滿腔淒涼的情緒，默默地在雨中行走，無意中看到一所中心小學，可惜不是七年前的舊地了。我們從大隊的學生中間擠了進去，找到了他們的校長，想知道一點敵人在這兒實施奴化教育的情形，承殷校長介紹一位吳玉林先生和我們談話，他是過去的舊教員，有三年多的歷史，他似乎見了我們有點害怕，談話的時候，帶着顫抖的聲音，我要求他把過去的課本給我看，只有地理和歷史稍爲有點不同，還加上了幾課所謂偽滿洲國的題材，高年級學生每週有日語會話六小時，由日語訓練班畢業出來的學生担任教授，但孩子們都不願意學牠。

「最有趣的是，學生們如果聽到某個教員在教室裏宣傳「東亞和平」、中日攜手、英美蘇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便表示不高興，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了，下了課，他們就會三個一起，五個一團的竊竊私語，議論這教員的思想如何如何，如果某個教員悄悄地告訴他們，我們已經苦戰了八年，快要到勝利的時候了，你們耐煩地挨過這個苦悶的時期吧，他們就會高興得流淚。」

吳先生說到這裏，我也非常感動。

「日本人常常到學校裏來找麻煩嗎？」

「不！有時他們的長官偶然來參觀，或者給孩子們訓話，沒有一個高興聽的，他們一走，立刻就可以聽到孩子們的罵聲。」

對於這幾句話我聽了又相信，又懷疑，相信的是：那些可愛的孩子們裏面年齡比較大的人，他也許還記得敵人進城時是如何凶暴，如何殘殺我們的同胞，當然他對敵人只有仇恨，但那些抗戰以後才生長的孩子，他們根本不了解抗戰是什麼，生下來只認識「太陽旗」，只聽到滿口的「東亞和平」、「大日本帝國」、「親善提攜」，叫他從什麼地方去愛國呢？他們受了敵人的奴化教育，一切都改了舊觀，即拿行禮一項來說，我們灣腰的度數最多是三十五到四十五度，但他們已弄成起碼九十度的習慣，而且那姿勢完全和日本人一模一樣，真叫人看了痛心。

接着我們又談了許多關於敵人的酷刑，吳先生說最少也有二三十

種，其中最殘酷的幾種是「一」坐水牢，「二」電刑，「三」灌水，「四」狼狗吃肉，「五」抽皮鞭，「六」火葬……他說如果要知道其中的詳細情形，可以問一位青年團的某同志，他曾經在日本憲兵部受過種種的酷刑，如今身上還有好幾處傷痕，但我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去找他，至今引為遺憾。

信着脚步向前走，到處只看到瓦礫，我不懂我的心何以如此脆弱，竟時時都想掉下淚來。

腿子已經走軟了，頭也暈了，全宜昌找不到一輛洋車，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懷着一顆淒涼的心，慢慢地回到船上。

宜昌呵，你是我永遠不能忘的紀念聖地，你是孕育我後半生幸福

的搖籃，如今你受到這麼大的打擊，叫我如何不痛心？

## 投入了武漢的懷抱

不知是喜悅還是悲哀，當江順輪靠近碼頭的一刹那，江漢關的鐘正噹噹地敲了九下，七年不聽見的聲音，如今重來到我的耳鼓，我竟不能抑制地淌下淚來。

武漢——我的第二故鄉，自從你被敵寇凌辱以後，我無時不在想念着你，記得在你淪陷之前我曾和友人談及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保衛大武漢，也不用在牆壁上寫什麼保衛大武漢的標語，我好像有一種迷

信的預感，凡是有保衛兩字都是不吉利的，自然，這是一種錯誤觀念，但由此可以知道我愛護武漢的深切，我不願因保衛反而失去了我們的地方。

還記得二十八年的夏天，我在宜昌沙市一帶工作的時候，好幾次我想化裝來到武漢，看看你被難後的情形，然而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朋友們都說這是太冒險的事情。

現在我投入了武漢的懷抱，我看到淒涼滿目，碎瓦頽垣的慘狀，也看到我們忠勇的同胞在艱苦的環境裏掙扎奮鬥的精神，他們的家被炸毀了，骨肉被屠殺了，由祖宗遺下來的產業被掠奪了，他們是多麼痛心，多麼憤恨！然而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每個人都有一顆博愛為懷

的心，他們並不像日本人的喜歡報復，他們尤其不願以日本人施於我們的殘暴行爲來還給他們，當我看到一隊隊的日兵從街上安靜地走過的時候，我欽佩我們的同胞實在太仁慈了，回憶「九一八」事變那年，我們在東京的留學生，常遭受日本小孩的侮辱，他們用石子打我們，叫着「亡國奴」的名字來刺激我們，有時一些無聊的浪人，故意假借喝醉了酒的名義侮辱我們，當時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們勝利了，我一定要痛快地報復一下，然而現在是真的勝利了，我見了他們這些軍閥的爪牙，成了喪家之犬似的在街上徘徊，反而可憐起他們來，再也沒有報復之心了，如果不是受了軍閥的驅使，我想他們應該是善良的。

武漢——我的第二故鄉，七年來，你都在敵人的鐵蹄下過着被侮

辱被毆打的日子，你們沒有看見過國旗，沒有慶祝過國慶，今年的國慶，不但你們重視天日，連東北台一帶的同胞也都重視天日，舉國歡騰，今年該是多麼快樂，多麼威風！

不過，在狂歡的慶祝會上，我們不要忘記了這勝利是用我們同胞和盟國弟兄們的血換來的，我們要時時刻刻記着敵人的仇恨，時時刻刻發奮圖強，從敵人摧毀我們的瓦礫堆裏，建築起嶄新的國家來。

武漢——我的第二故鄉，如今我投入了你的懷抱，我將撫慰你劫後餘生的創傷，我將更比過去熱愛着你，使你忘記過去的一切，堅強地站立起來，我將重登上黃鶴樓頭，高歌着「勝利是我們的」底曲子。



讓我們向我們的國旗，總理遺像和最高領袖致敬吧，我們從今天起已開始向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途邁進了！

十月八日於漢口

## 舊地重遊

我帶着一顆淒涼的心走遍了我入伍的紀念地武昌城，爬上了登立江濱的黃鶴樓頭，在暴風吹得人搖搖欲倒的時候，我仍然帶着一顆淒涼的心回到了胡林翼路。

今天是一個奇怪的日子，暖和的太陽像初夏一般晒得人昏昏欲

醉，但是當輪船開行還不到五分鐘的時候，江裏突然掀起了滔天巨浪，立刻江水濺濕了乘客的鞋襪，而且幾乎要翻船，我不幸遇上了這一個有暴風的日子，武昌和漢口竟斷絕了交通，使我不能回去，但我也得感謝「風」把我留在武昌，使我有機會領略一下戰後武昌城淒涼的滋味。

真的，看到了一別七載的武昌，我的心中有說不盡的酸楚，牠是出乎我意外的荒涼，房屋雖然毀的不多，但十室十空，只有一副空架子寂寞地立在那兒，怎不叫人有門可羅雀之感。在過去，中正路（即長街）和胡林翼路這一帶是最熱烈的街市，如今只稀疏地看到幾家賣香煙和五金洋貨的小舖子，（倒是理髮店有五六家在營業）連一家像樣

的飯館也找不到，最令人奇怪的，縣政府如像一所大監獄，裏面陰森森地看不到一點活潑新生的氣象；大門兩邊，繪着兩只大象，二門頂上，畫着兩個日本財神，兩顆大柱子上，繪着滿清時代的黃龍，連衛兵的房屋模樣也沒有改變過來，仍然是日本式的鋪席子的舊觀，我以為像這些敵人留下的污痕，早就應該消滅的，為什麼我們不把那些非驢非馬毫無意義的都刷掉，寫上幾個生氣勃勃，使人一見就能振刷精神的標語呢？敵人侵略到我們的國家，不管他是暫時的也好，長期的也好，都要把房屋改成日本式的，寫上他們麻醉的標語，繪上許多麻醉的漫畫，不但他不願意遷就中國的習慣，而且要中國人也和他們同化，為什麼我們真的就被同化了呢？武漢收復已經一個月了，應該

把所有日人的標語和佈告刷得乾乾淨淨，重新寫上我們的標語，否則縱使敵人不恥笑我們，難道我們自己也不感到慚愧嗎？

繁榮武昌成了目前最要緊的工作，幾乎每一間店舖，每一所房子裏的傢俱通通被日本兵破壞了，一家旅店的老板寂寞地守住他一所空房子，他指着屋角上一張矮桌子對我說：「你家看，日本人可惡不可惡，連我們的桌子，他也要把腳錫了，好好的一所房子，他要給你弄的烏七八糟，東隔一間，西隔一間，一切傢俱都給他燒光了，你家說氣人不氣人？」

「我恨不得要喝日本人的血！」旁邊一位老太婆也咬着牙根恨恨地說。

聽了他們的話，我真不知道怎樣安慰他們才好，日本的民族性質在太自私太殘暴了，我們如果不趕快教育他們，澈底改變他們的思想，世界上有他們這種劣根性的民族存在，的確是人類的一種恥辱，也是潛伏在人類中的一種危機。

房子被破壞得最厲害的是斗級營，因為這裏完全是營妓的大本營，他們把樓房隔成若干小房子，每間住着一位日本的或韓國的姑娘，從那個「慰安所所在圖」上面看來，（爲什麼還沒有人去刷掉呢？）這裏共有「太平館」、「福美家」、「明樂館」、「武昌樓」、「松竹」等十家妓館，弄得骯髒不堪，傢俱全毀，有些駐紮着隊伍的，他們也像日本人似的跪在席子上工作，門口仍然掛着「順子」

「富子」……等妓女的名字，使人看了，不禁噁然失笑起來。

快近黃昏了，我又跑去碼頭詢問輪渡的消息，不但沒有輪船，連木船也不敢過河了；聽說兩點的時候，曾有一隻帆船載着七八人白漢口開來，不幸因風浪太大，都做了波臣，我的心裏雖然感到無限的焦急，尤其和一個朋友約好了今晚去看他的也失了約，更使我難過，但能夠讓我有充分的時間參觀「慰安所」，而且和幾個韓國姑娘談了兩小時的話，又找到了許多關於日憲兵特務機關的許多機密文件，未始不是件不幸中的幸事。

晚上，武昌城更像死一般的靜寂，除了街燈，盡是一片黑暗，但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現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大放光明，恢復過

去的繁榮。

十月八日夜於武昌

## 生日

也許是因爲自己太渺小，太平凡的原故吧，我從來沒有把生日放在心上頭，也從來沒有替自己做過生日。有好幾次生日過了半個月或二十天，突然接到父親或者哥哥的來信提及，才想起我又虛度了一年光陰。

我相信不論是誰，在兒童時代，都是喜歡過生的，因爲在那一

天，媽媽一定給他吃好的東西，穿新的衣裳；我自自然不能例外，每逢母親告訴我：「再過幾天小狗要長尾巴了」的時候，我便屈指計算我的生辰。到了陰曆九月初五這天，我清早起來便像皇帝登基似的那麼高興，我知道在這一天，母親一定特別愛我，心痛我，不等我開口，她會把家裏所有的好點心每樣分一點我吃，她會買魚買肉，有時也許還要殺雞，最靠得住的在這一天一定不會挨罵，一定有兩個雞蛋下腹。

是的，小時候，常把生日當做快樂的日子，可是一到長大了，便把這天當做最痛苦的日子，眼着着年齡因時間的一分一秒消逝而長大，自己一事無成，時時都有「老大徒傷悲」之感。

不過，在我的生日裏，有六次是特別值得紀念的，第一次，在滿



十歲的那天，家裏來了許多客，來賓裏面有親戚也有鄰居，他們提了雞蛋或掛糖菓一類的禮物來替我賀生，慶祝我居然長到了十歲，那天婆家也打發人挑了一担禮物來，母親悄悄地告訴我：「你今天不能到客廳裏陪客，因為怕被你婆家的人看到了，你必需在房裏躲藏起來，等下要姊姊陪你吃飯。」

「我不！我偏要到外面去吃，我什麼人都不怕！」

我很堅決地回答母親，等她走開，又自言自語地說：

「太不自由了，連生日也受到婆家的限制，我非反對這包辦婚姻不可！」

結果呢，還是我勝利了，母親害怕我大哭大鬧，只好允許我和客

人坐在一起吃飯，但心裏還是很不高興。

第二次：滿二十歲的那年，正是我北伐歸來被母親關起來的時候，生日那天，大清早便聽得母親在隔壁房間裏故意大聲罵道：

「古人說，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六而屏，你今年二十歲了，但沒有出嫁，還要提出來解除婚約，真是豈有此理！」

「今天是她的二十歲生辰，你少罵幾句，好好替她做個生日好不好？」

是爸爸懇求媽媽的聲音。

「哼！她的生日，也就是我的死日，記得生她的時候，我的生命幾乎爲她犧牲，好容易辛辛苦苦地把她養大，送她讀書，如今却革起

父母的命來了，這還了得！」

我知道她又會嚙嚙嚙地鬧一天，雖然她照常地買了肉來爲我做生，但彼此的心情都只有痛苦，毫無愉快的感覺了。

第三次是由「家庭監獄」裏逃走出來流亡在上海過着生平未有過的窮困日子，一連餓了三天，連燒餅都買不起一個，恰好有一天趕上了生日，我忍受着飢餓的痛苦，用熱淚和着墨寫成了一篇散文「飢餓的生日」，這是用童話體裁寫的，有點像「賣火柴的女兒」。

第四次：也是在上海，亞子先生爲我請了一桌朋友替我做生，吃了一頓最豐盛的晚餐，柳夫人把我當做她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還替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無畏，從此我叫她做爸爸，叫亞子先生做媽媽，

一直到現在，寫起來還是這麼坤乾顛倒地稱呼。

第五次：民國二十六年的秋天，正趕上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悲壯最偉大的時代，全國的每一個角落裏，都燃起了抗戰的烽火，那時我正率領着「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在第四軍吳奇偉將軍那裏服務，我們的隊伍隨着軍部駐紮在嘉定的前線，因為恰遇着我那年滿三十，所以無意中把生日洩露了出來，那一羣孩子們決定爲我在戰地做一次熱鬧的生日，於是在先一天就買了雞蛋魚來，每個人親自下廚，還打電話把吳軍長，吳參謀長，黃參議和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同志都請了來，吳軍長帶來四瓶很好的美國葡萄酒，於是大吃大喝，他們有的爲我題字，有的爲我題詩，正在狂歡的時候，敵人的大炮又響起來了，吳軍

長連忙站起來，高舉着酒杯說：「你聽，敵人在放禮砲慶祝你的生辰，這是個多麼有意義的日子，來！我們都乾一杯！」

真的，這一天我們簡直像發狂似的痛飲，結果每個人都喝醉了，我想即使我被敵人的大砲打死了，也是很光榮很痛快的。

第六次：也就是昨天，真的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平凡的生日，居然遇上了中華民國的生日，而且又是勝利後新生的第一個國慶，我是多麼感到榮幸而驕傲呵！在慶祝大會上，在文委會的茶會上，我像喝醉了酒似的感到狂歡，我放肆地把生日告訴了許多朋友。我很奇怪，怎麼這樣湊巧，抗戰開始那年我在戰地過了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生日，建國開始的今年，又在光復區過這次值得永遠紀念的生日，照

日

理，我應該特別高興，然而意外地我却整晚失眠而且流下了許多熱淚。談笑的時候，我是很快樂的，可是當我滅了燈，躺下來靜靜地回憶着過去一切的時候，我只有傷感，只有慚愧！年紀已到了四十的邊緣，可是一無所成，白白地活了三十九個年頭。我對不起九泉下的父母，辜負了朋友們的厚望，我常常怨恨，自己太低能，個性太強，不會應付環境，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痛快的事情，也從來沒有在事業上有過半點絲毫的成就。算命的告訴我，在四十二歲那年，我將遭遇到一次大病，如果不死，還可活到五十。我並不迷信，但我知道自己的身體，近十年來已經被敵人（從二十五年的春天在日本監獄中受刑之後，我的健康便一天天的損壞了！）和生活的鞭子壓迫得透不過氣

來。我知道衰弱的身軀不久於人世，所以願意有一分熱，便發一分光，願意跟在一般文化界先進和朋友們的後面做點於社會有益的工作。

我從黑夜想到天明，一顆心像受了重大打擊似的感到傷心，我可憐我的父母沒有看到勝利就悄悄地離開了人間，我更可憐我的姊姊，姊夫，姪兒，都因受了戰爭的影響而犧牲了生命，我想回家，但又不敢回家，我害怕看到雙親坟上的白楊蕭蕭，我害怕聽到子規的午夜悲鳴，我只有虔誠地祈禱，祈禱雙親在九泉之下安寧……

冰瑩泣寫於十月十一黎明

## 落 葉

今天早晨正在吃稀飯的時候，忽然一陣冷風吹來，從窗內看到那幾顆白楊立刻被吹得左右擺動，細小的樹枝在婀娜地舞着，樹葉像風窸似的散滿了一地，最美的一幕，是那些黃黃綠綠的葉子在旋風中飛舞，牠也許還留戀着樹枝，想和暴風奮鬥，所以不肯落在地上，可惜終於失敗了，牠被風送到了遙遠的地方。

「你看地面上，那麼厚的一層葉子！」

朋友也驚訝風的力量太大，他兩眼釘着我感慨地說。



「當然囉，這正是秋風掃落葉的時候，每天都可遇到這充滿了詩意，又是充滿了淒涼意味的風景。」

我默默地看著落葉，希望暴風立刻停止，我再也吃不下飯了，回到臥房來，低低地背誦着「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的詩句。

我感到難受，良心上受到很大的譴責，我太自私，爲了要搜集光復區寫作的材料，爲了想看看我們八年被難的同胞，爲了想在光復區做點文化工作，我竟丟下兩個幼小的孩子跑出來，如今又滯留在漢口不能在預想的日子裏回去接他們。我自己感謝朋友的幫助，不但送了我鋪蓋，還送了衣裳，在目前可以不感到寒冷，但孩子呢？他們三年

前的破棉襖，還在陳嫂那裏沒有取回來，也不知拆洗縫補好了沒有？  
| 荷兒毛線衣上的兩個大洞，也不知她爸爸找人補好了沒有？還有，託  
| 周女十改的幾件舊衣裳，是否已經穿在孩子的身上？  
| 達明要我到上海去帶一段布給他做衣裳的，也不知如何解決，……

又是一陣疾風吹過，葉子更落的多了，我打了個寒噤，心裏更加  
難受，我描寫不出這時的情緒，在房子裏不安地走去走來，反覆地低  
吟着：「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的詩句。

## 怪 醫 生

也記不清是那一天了，餘生兄談到他在日本憲兵隊受刑的經過，因而引出關於怪醫生的一段話來。

「……我的傷，完全是他治好的，而且一個錢也不要，他簡直是個怪醫生，你非認識他不可，自從「七七」事變那天開始，他便蓄頭髮，留鬍子，到現在，頭髮長的兩尺多長，鬍子也有三四寸長了。」

餘生津津有味地一面說，一面用手勢補充。

「不剪頭髮，不刮鬍子，這是什麼意思？」

我問他。

「他說這是爲民族帶「孝」，國家被敵人侮辱了，難道自己還好意思修飾嗎？不但如此，敵人的鐵蹄踏進了漢口以後，他發誓不出大門一步，也不買一分錢的貨，八年來他把所有的衣服鞋襪都穿破了，連牙粉、牙刷、肥皂都不用，有人罵他，只要不是日本貨，爲什麼你不可以買呢？他的回答很簡單：商店的稅難道不是日本人在收嗎？一切的商品難道不是由日本人統制嗎？他的固執是人家想像不到的，對於敵人的侵略，他比誰都感到痛心，他相信終有一天祖國會得着勝利，他願意忍受一切痛苦，像一個封建時代的孝子爲他的父母守孝一

般。」

「他還在漢口嗎？」我驚異的問。

「在，那天我同你去看他。」

餘生停了一下又接着說道：「因為他把頭髮蓄得那麼長，完全像個長髮女郎，一天到晚只埋頭在醫療室工作，也不說一句話，但是當報紙送來的時候，第一個搶着要看的就是他。漸漸地，他的臉一天比一天消瘦了，態度也一天比一天沉默了，許多人都叫他「怪醫生」，把他當做神經病看待，曾有好多次漢奸們請他出來在日本醫院做事，都遭拒絕了，他絕不願意看到一個日本人，他從來不站在窗口向外邊瞭望，他說，聽到日本人的聲音心裏就發恨，因為在他們每個人的身

上，都塗着我們同胞們的鮮血。」

「呵？真有這麼一個亮節高風的怪醫生，我好像在聽一個神話。」

從此，我的腦海裏深深地印着他的印像，天天都想去見他。

記不清是那一個晚上，時間大約是九點左右，我正在聚精會神地寫篇文章，突然走進來一個矮小的人，他沒有敲門，走路也沒有半點聲音，因為門是半開着的，所以他進房來我絲毫也不知道，直到我發現一個帶着白帽子的中年男子，莊嚴而又稍露微笑地凝視着我時，我竟大吃了一驚！

「呵，請問你——貴姓？」

我連忙站了起來。

「我姓陳。」

他向我點了點頭，聲音是那樣的低微得幾乎聽不見。

「呵，呵，陳……你是那個陳大夫嗎？」

差一點我說出「怪醫生」三個字來了。

我連忙請他坐下，他微笑着點了點頭。我一面倒茶，一面敘述着我對他的傾慕之忱。

「請不要過獎，我這舉動只是太奇怪了一點，對於國家並沒有什麼益處；我很慚愧，這麼多的戰士和同胞都為國家民族犧牲了生命，而我什麼貢獻也沒有，只守了八年的孝，沒有理髮，也沒有刮鬍

鬚。」

接着他詳細地告訴我處理長頭髮的經過是非常有趣而又相當麻煩的。

「在一年之內還不覺得什麼不方便，等到頭髮長了有一尺長的時候，我便苦惱起來，那時我不懂爲什麼這樣笨，不知道找一個帽子帶着，而只用繩子綁着牠，把牠藏在衣領裏面，但是頭部如果左右擺動，頭髮便像一個掃帚一般在頸項內掃來掃去，那滋味真難受極了！尤其當你彎一下腰或者點一下頭的時候，那掃帚馬上從頸項內跳了出來，爲了防止人家看到這怪像，我只好用帶子把牠緊緊地繫在褲帶上，走起路來，我的頭不能隨便左右擺動，只像一顆樹似的那麼舉



挺挺地向前走，後來，突然有一天，我想用帽子來遮蓋，一試，果然成功，只是帽子僅有一個，爛了還得去買，這又是不願做的事情，於是只好爛了就補，或者把舊衣服請人替我改做一頂，後來連舊衣服也沒有了，而頭髮經過八年來的自由生長，他已到了兩尺多長的地步，沒有一頂比較大的帽子是遮不住牠的，正在着急的時候，突然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相信中國終會勝利的目的如今達到了，我是多麼狂喜呵！朋友們都勸我趕快把頭髮剪了，我也想到八年前我是爲的太傷心，所以才替民族帶孝，如今抗戰勝利了，我應該慶賀，恢復我的本來面目，現在已經決定在總理誕辰那天剪髮刮鬚，那時希望你去看看我的長髮。」

陳大夫一口氣說到這裏，似乎是過份的疲勞，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我又倒了杯開水給他，但他並沒有端起茶杯來。

「對不起，我有個非禮的要求，陳大夫現在可以讓我看看嗎？」  
我很冒昧地說。

「可以。」

他立刻用動作實踐了他的諾言，當他摘下那頂有着荷葉邊的白帆布帽子時，兩股烏黑的頭髮，像兩條長蛇似的從頭頂上滑下來了，我當時嚇了一大跳，好像遇到了一個披頭散髮的鬼婦，我立刻不自覺地打了個冷戰，我正潛危坐地望着他，細細地欣賞他的忍受了八年多苦難來的黑髮。他的毅力實在太驚人了，不顧一切人的批評和恥笑，也

不害怕這種奇異的行爲會遭受到敵人的注意因而發生意外的危險。他只知道要這樣做，才能安慰自己的良心，才能對得起九泉之下無數萬萬的同胞，才能無愧於國家民族。

「如果日本人跑進醫院來，看到了你這副模樣，他硬說你是個偽裝的瘋子，而把你當做間諜捉了去，那豈不太危險嗎？」

連我自己也不懂，怎麼會突然發出這麼一個愚問來。

「當然！不消說，一定會有危險的，但我並不害怕，我盡量避免給他們發現，一聽到他們進了醫院，連忙向屋角裏或者屏風後面，廁所裏躲起來。」

「我把每天的報紙和那些滿紙荒唐的雜誌仔細地保存着，以爲將

來勝利後的參考材料，例如報紙雜誌上常有漢奸們的名字和相片，將來逮捕他們時，就方便多了，報紙上常常登着我軍大敗，他們大勝的騙人新聞，我是絕對不受他的騙的，他愈說我們失敗，我就斷定一定是他們打了敗仗，所以才故意說勝利。有時遇到朋友如果稍為表示消極時，我就告訴他中國終要得到勝利的，因為根據「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的哲理，日本這種野蠻的不講人道的國家，是非滅亡不可的。」

陳大夫的理論很正確，我真佩服他不但有堅強的意志，而且還有高超的見解。

「聽說有一次盟機來轟炸天主堂時，陳大夫受了一次虛驚，可以

告訴我一點當時的情形嗎？」

「那次真有點奇怪，照例躲起警報來，我總是和同事們在一道的，只有那一次我突然感到防空洞裏的空氣太悶，想出來走走。我不顧同事們的阻止，悄悄地跑了出來，走到小公園裏去散步，正在這時「轟隆」一聲！一顆炸彈正落在防空洞上面，於是立刻喪失了二十多個人的生命，死了護士八人，工友十餘人，連一位主教也做了壯烈的犧牲。那次實在損失太大，我歷年來辛辛苦苦地保存着的書籍和報紙，也都燒成了灰燼。」

「俗語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將來陳大夫的前途一定有無限的光明。」

聽了我的話，他輕輕地笑了。

問起他的家庭狀況來，他似乎有無窮的感慨，停了一下，他用着低細而略帶傷感的聲音回答我：

「我生長在河南的潁縣，父親死的很早，十二歲的時候，我就隨着親戚到漢口來了，中學畢業後，便沒有機會再深造，但我是抱着隨時隨地都在學習的精神，去求一點社會的知識。我本來沒有在專門醫科學校畢業過，但我對於醫學曾下過苦功夫研究他的理論，我曾在天主堂醫院當了五年醫生，得了不少的經驗，後來自己又開過診所，認識了許多的好人，他們有病沒有錢醫治，我在可能範圍內，總願意幫助他們。」

「是的，關於陳大夫的輕財仗義，重感情，重氣節，我早已從朋友處知道了，不過如果你老是不收病人的錢，在藥品及一切器材這樣昂貴的今天，你將何以維持下去呢？」

我真有點替他耽心。

「沒有關係，過去我做了幾套衣服，現在還可以勉強對付一下。家母今年六十一歲了，幸而很健康，能夠自己燒飯，兩個弟弟也長大成人了，大的二十五，小的二十二歲，他們都在中學畢了業，可以做一點小事情。此後我更願意在醫學方面努力，以期多醫治一些對國家民族有益的病人。」

我們在談話時，外面正下着大雨，突然陳大夫站了起來說：

「打擾你太久了，我現在回去，因為你晚上還要寫文章。」  
「不能，不能！外面正下着雨，我們還繼續談談，機會實在太難得了。」

我連忙站起來阻止他的出路。

「不要緊，沒有關係，我常常都在大雨中行走的。」

他竟頭也不回地走了，當下樓的脚步聲消逝的時候，我把頭伸向窗外探望，希望有一輛洋車送他回去，然而什麼也沒有，只看見雨點滴在地上發出銀白色的亮光，好像瀑布傾瀉在石頭上一般的美麗。

「陳先生太好了，真是個怪醫生，別人找他看病，他不但不要錢，而且還要送藥，這樣的醫生，試問世界上有幾個？」



老陳送開水來，他很驕傲地對我說。

「豈但君病不要錢，爲了國家，他還可以不要命呢。」

我坐下來靜聽着淅瀝淅瀝的雨聲，想着怪醫生回到家時，一定全身都濕透了。

## 雞蛋的故事

「真不得了，雞蛋又漲了價，昨天是七十元一個，今天却要八十五了，也許再過兩天就是一百，我們怎麼吃得起呢？」

同院住的陳太太提着菜籃子回來牢騷滿腹地對我說：

「我已經給莉莉斷絕雞蛋了，每天用兩個洋芋代替，好在她不像勝子，不吃雞蛋也並不鬧。」

我回答她，勝利地笑了，我慶幸我的女孩子長到兩歲還沒有吃過牛奶，也沒有吃過三十個以上的雞蛋，她是從初生到現在都在窮困中過日子，沒有穿過一件新衣，不是穿他哥哥的舊衣，便是用我的舊衣給她改，朋友都罵我「重男輕女」，說勝子老是穿得整整齐齊，而莉莉老是破爛不堪，活像個小叫化子，其實她是最美麗的孩子，大眼睛，烏黑的珠子，眼睫毛特別長，小小的嘴，說着一口不純正的四川話，她會做各種喜怒哀樂的表情，會逗人生氣，也會使人大笑，所以朋友們都愛她勝過愛勝子，說良心話，我也愛她，因為她替我省錢，不像

她哥哥一樣吵着要喝牛奶吃雞蛋。

說到雞蛋，在後方成了相當嚴重的問題，記得五年前，我初到西安的時候，看到報上登着重慶的雞蛋已賣到五毛錢一個的時候，我便發誓：「如果西安的雞蛋也漲到這個價錢，我情願永遠不吃雞蛋。」那時候西安的雞蛋才賣兩毛錢一個。

後來，一切物價一天天地往上漲，實在爲了住不下去，才搬到成都來，初到的時候，三個人上館子吃飯，三個菜，一個湯，只要三十元便夠了，不到兩年，便漲到五千多。最普通而爲一般人所需要的豬肉由二十元漲到五百元，雞蛋也由五元漲到八十元一個，據說這是因爲盟軍來了之後才漲的，其實商人素來就不講道理，他高興漲價就

漲價，不守法律，也不受輿論的制裁，在後方，一提起商人誰都會伸出大拇指來說：「該殺！他們發國難財的罪惡，也和漢奸一樣重大！」

× × × × ×

莉莉究竟年紀小，可以騙她，告訴她洋芋是外國蛋，煮熟後，加上一點醬油或者一點白糖，她會津津有味地一個吃完了，還要第二個，但是勝子可不同了，他比妹妹大三歲，已經進了兩年的幼稚園，他會唱二十多隻歌，也會躺在地上做「臥下放」，「跪下放」，各種打槍的姿勢，他告訴妹妹說：

「妹妹，不要聽他們的，啥子外國蛋，就是洋芋，你不要上當，我們找媽媽要雞蛋吃。」

末了，他又用手勢比一比說：「要這麼大一個！」

於是莉莉被挑撥得大哭起來了：

「媽媽，我不要吃外國蛋，我要吃中國蛋，這麼大一個！」

那副又可憐又可笑的表情，真叫人看了心痛極了！

「寶寶，媽媽給你畫很多雞蛋，等下牠們都會變成真的蛋，多好吃，又香又甜。」

於是我開始用紅鉛筆在紙上畫着雞蛋，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橢圓的，也有圓形的。

「媽，這個像廣柑，牠也可以變雞蛋嗎？」

勝子在尋找我的錯處了。

「廣柑只能變真的廣柑，不會變雞蛋。」

「那麼，你還是多煮幾個雞蛋吧，我要吃十個八個。」

「媽媽，我也要吃十個八個。」

莉莉也學着哥哥的口吻說：

「好的，媽媽給你們吃一百個，一千個。」

手雖然在煮着雞蛋，心裏却有說不出的淒楚，回想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長沙的雞蛋一元可買一百六十個，而且隨你挑選大個的，新鮮的，想不到僅僅八年的功夫，却漲了幾千倍，照理，兩個這麼幼小的孩子，每天一個雞蛋，一杯牛奶應該可以供給他的，如果在戰前，他們也許還可以吃到一點魚肝油，或者豬肝之類的特別營養，如今爲

了物價高漲的原故，不但吃不起牛奶，而且連每天早晨二十元的豆漿，最近也停止了，大人們吃點前夜剩下的湯飯或者買一個燒餅充充飢，但當燒餅賣到三十元一個的時候，孩子的爸爸便提議全家吃洋芋當早餐，因為五十元可以買一斤，煮來一家大小都夠吃，只是火呢？又成了問題，因為煮熟一斤洋芋，至少也要花費五六十元的煤，結果這提議並沒有獲得通過，早晨還是買兩個饅頭來切成薄片大家分着吃。

後來勝兒送到離家二十餘里的茶店子幼稚園去寄宿去了，隔兩星期或者三星期接他回來一次，看管孩子的張先生對我說：「文湘（勝兒的學名）的身體不結實，我們都認為他需要每天增加一個雞蛋才夠

營養。」

「雞蛋嗎？吃是應該給他吃的，只是……」

我的話突然像被一顆軟木塞堵住了喉管似的再也說不出了，張先生看出了我的秘密，她連忙安慰我說：

「我們也知道謝先生的經濟情形，但爲了孩子的健康，你還是多寫兩篇文章吧。」

我悽然地笑了，其實我這時的心比刀刺着還要痛，我感到慚愧，爲什麼兩個人教書，還不能供給孩子吃雞蛋？是我們太低能？還是社會待我們太苛刻？

孩子像小鳥似的牽住我的衣服，倒在我的懷裏，他完全聽得懂我



們的談話，用微笑的眼光望望他的張先生，似乎感激她向我求情允許給他雞蛋吃，同時他又用可憐媽媽的眼光望着我，似乎同情我的窮困，我兩眼裏蕩漾着晶瑩的淚珠，極力壓制着情感，使淚珠不要在眼前流下。

「好的，那麼我今天先交一千元給孩子買雞蛋吧。」

我從破皮包裏摸出五張兩百元的鈔票交給她，我發現我的手顫動得厲害，孩子却抬起頭來仰望着我的臉笑了。

「媽媽，從明天起我有雞蛋吃了！」

「好的，吃了雞蛋，就要好好地聽先生的話。」

張先生也愉快地笑了，她說：

「孩子們也真可憐，有些家裏環境比較好的，不但天天有雞蛋吃，有水菓吃，而日常常送點心來，爲了怕引起別的小朋友的難過，我們現在禁止任何家長送點心來。如果他們不聽，我們就毫不客氣地把點心公開給小朋友們大家分着吃。」

「對的，戰時的小朋友生活，應該一律平等，否則，那些窮孩子們太可憐了！」

說完，我突然驕傲地笑了，因爲我的孩子也是窮孩子之一，雖然生活苦一點，但爸爸媽媽對得起他，八年來始終沒有動搖過抗戰必勝的信念，沒有想到要「改行」，更沒有想到要發財，使生活過得舒服一點，雖然孩子常常哭着問：「媽媽，爲什麼人家天天吃雞蛋，爲什

麼我沒有雞蛋吃呢？」但我寧可讓他啼哭，而不願去想法買雞蛋來填補他的慾望。現在我居然來到漢口了，這兒的雞蛋只要二十五元可以買到一個。我每次在街上看到牠便聯想到我那兩個可憐的孩子，如果他們在這裏，我一定每天給他每人一個蛋吃，可惜遠在成都，只好仍然畫兩個由信裏寄去。

十月二十九日夜於漢口

## 汪精衛與大便

(一)

回憶起來，已經是將近三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全家都在西安，

香米園三十八號甲的巷口正對着西北電池廠的大門，那兒有一片廣場，中間圍着一個圓圈，栽着不少的洋芭蕉，兩邊是菜圃，當春末夏初的時候，這裏是一片碧綠，在樹木稀少的西北，那怕看到一叢草，也等於在沙漠中發現綠洲一般地快樂。

再往裏面走，有幾間精緻的小洋房，有一個種滿了各種花卉和菓樹的花圃，因為有兩個朋友住在裏面，所以我們可以帶着孩子自由地出入其間，門房也不敢干涉。

也不知從那一天開始，勝子每次從外面回來，一雙小手上老是染着不少的污泥。

「郭媽，你是幹嗎的？勝子的手上怎麼會弄上這麼多泥土？」

我正言厲色地責備替我們做飯洗衣同時帶着孩子玩的老媽，她是一個已經滿了六十歲的好女人。

「真沒有辦法，這幾天，他每走到電池廠便蹲下來玩土，他挖成一個個小坑，然後放一根小樹枝或者一片葉子在坑裏面，再把土蓋上，他說這是埋汪精衛。」

郭媽也大聲地回答我，但說到最後一句，她自己先笑了。

「埋汪精衛？這是怎麼回事？誰告訴他的？」

我顧不到孩子的骯髒，連忙把他的小手牽過來問：

「勝子，什麼叫做埋汪精衛？你快告訴我！」

孩子低着頭不說話，好像有點害怕的樣子，但立刻他又抬起頭來

望着我笑了。

「媽媽，我帶你去看，看汪精衛的屋子。」

我想那時他大概還不懂得什麼叫墳墓。

他牽着我的手便往外跑，郭媽也跟在後面嘻嘻地笑。

進了西北電池廠的大門，順着孩子指着的地方看去，果然有一座小小的坟，雖然不像真的坟那麼築得好，但那個土堆的模樣完全像一座小坟。

「爲什麼你要把汪精衛埋了？」

我問孩子。

「媽媽說他是個壞人，我要把他埋了，不讓他出來。」

孩子天真地回答，我和郭媽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泥土太髒，下次不要埋了，再埋，媽媽就不給你糖吃。」末了，我又鄭重地囑咐孩子：「汪精衛已經死了，就不要再埋。」

可是一會兒他出去了，仍然在玩着埋汪精衛的把戲，把一雙剛洗得很白的小手弄得稀髒回來。

我把這事告訴達明，他說：

「這玩意有趣倒有趣，只是太髒了，以後還是囑咐郭媽帶他到花園裏去玩，不許他再埋汪精衛。」

但是奇怪，孩子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偏不到別處去玩，整天在電池廠替汪精衛掘墳墓。

「看吧，這是個預兆，也許汪精衛快要死了。」

我說着，遂明連忙抱起孩子來狂吻：

「我的小乖乖，你也知道汪精衛是個壞蛋嗎？好的，我不反對你埋他。」

(11)

蓮湖公園是西安最好的公園，因為那裏的樹木特別多，而且有一個小湖，可以划隻小船在裏面玩玩，當荷花盛開的時候，遊人如織，每到晚餐之後，便有無數的男男女女帶着小孩來這裏乘涼，孩子們對於風景是不大感到興趣的，他們最欣賞的是那一對國家民族的罪人——汪精衛和陳璧君跪着的兩個鐵像。



這兩個爲人們所憎恨所唾棄的鐵像，正安置在公園的大門口，所以每個人一走進來，便屢吐一嘴口水在他們的身上，孩子們更是把他當做打靶的目標，他們丟小石子，打大石頭，有時石頭壓了腳趾或者打了自己的腦袋，他們也不在乎，仍然一個一個在比賽，看誰踢的準。

日子久了，雖然是鐵鑄的，也被打破了，在陳璧君的右乳房下面有一個酒杯那麼大的洞，有人說這是那次敵人大轟炸蓮湖公園的時候，被炸彈的破片打壞的，也有人說那是孩子們用石頭打破的，究竟是那一說的對，因爲沒有人親眼看到，誰也不敢下一個斷語。

「唉，在中國的歷史上，過去有秦檜的跪像，現在有汪精衛的跪

像，真是無獨有偶，遺臭萬年。」

當老先生們這樣感慨地說着的時候，孩子們竟打的更起勁了，有時他們竟騎着汪精衛夫婦撒尿，還有一次發現了大便，爲了這是個大眾遊覽的地方，衛生第一，於是警察正式干涉起來，連石頭也不許他們亂丟，以免傷了別人。

現在再說我們的勝子，他不到蓮湖公園便罷，一去總要搬許多小石子來打汪精衛，有次一塊比較大的石頭壓了他的腳，他也不哭。

「寶寶，看你的腳都紅了，快不要再打。」

「不痛，不痛，我還要打！」

他的個性是這樣倔強，我無法阻止他，只好由他打去，等到精疲

力竭的時候，他才倒在我的懷裏來。

## (三)

一位在小學教書的朋友送了勝子兩樣玩意，一樣是鴨子，另一樣是一隻小狗，都是用布做的，裏面塞着棉花。牠們的身上繪着花紋，模樣完全和真的一模一樣，尤其特別使我們看了感到高興的，是小狗的頭完全畫着汪精衛的臉譜，而且惟妙惟肖，一點也看不出這是畫的，只當做汪精衛投錯了胎，臉長的像人，身子是狗，其實他是應該完全變狗的。

勝子聽說這是汪精衛，高興極了，每天照例要把牠受幾次刑，時而重重地摔在地上，時而打他一頓，時而丟在水裏，拾起來又丟在太

陽裏晒乾，不用說，這玩藝已經給他糟踏的不像樣了，因為太髒，我把牠藏起來，要郭媽告訴孩子汪精衛已經被老鼠吃掉了。

「媽媽，媽媽，快來看，快來看汪精衛！」

突然有一天早晨，我還躺在床上，孩子在窗戶下面大聲地喊。

「真討厭！這孩子一天到晚鬧汪精衛，我非起來痛打一頓不可！」

我的罵聲驚醒了達明，他很生氣地說：

「都是你溺愛的結果，捨不得打他。」

孩子見我還沒有出來，他兩手抱着屁股進來了，「媽媽你快出來看，汪精衛的頭上出烟。」

這時郭媽已經笑得發出尖銳的聲音，我被好奇心驅使，連忙披了衣裳起來走到窗戶底下，什麼都沒有看到，只有一堆大便。

「勝子說，那大便的樣子像汪精衛，剛拉出來的時候，大便還冒着熱氣，所以他說汪精衛的頭上出烟。」

郭媽笑着向我解釋，我也笑痛了肚子。

「爲什麼還不給他擦屁股？」

「他要來叫你看汪精衛呀！」

x

x

x

x

從此每次要大便的時候，勝子便大聲叫着：「我要拉汪精衛了，快來，快來！」

時間過去了一年，我們已經由西安遷到了成都，但勝子仍然沒有改變他的口吻，有次在幼稚園，他也向一位先生大聲叫着：

「先生，先生，我要拉汪精衛了，你帶我上毛房。」

弄到這位先生莫明其妙，問了他好幾次，他才想起先生不懂這個故事，只好改變了語氣。

後來報載汪精衛在東京死了，我把這消息告訴勝子，他高興得跳起來，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他居然從此拉大便的時候，再也不叫拉汪精衛了！

十一月十三早黎明寫完

## 珞珈之游

來到漢口快兩個月了，整天都在忙碌中過日子，有時連寫一封信，拜訪一位朋友的時間也沒有，不知究竟忙的什麼，連我也回答不出來，但如果和朋友談起，他也有同樣的感覺，而且會告訴你，大家有一個共同之忙點便是開會，吃飯，走路。

今天好不容易我抽出半天的功夫，來一個忙裏偷閒，隨着三位青年朋友去打魚。

原來是決定到揚子江去捕魚的，後來我臨時改變計劃到東湖去。

「東湖的水草太深，不容易捕到魚，還是到江邊去吧。」

聶先生不贊成，但我堅決地主張去東湖，原因是我有七年不見東湖了，不但想念牠，還更想念武漢大學。

「好吧，我們去東湖！」

漢超同意我的話，于是就這麼決定下來了。

在兵工廠吃了一頓日本飯，使我回想到在東京的時候，一位日本朋友請我吃飯，也像今天一樣滿滿的一大碗，飯上面蓋着一條魚和一個生雞蛋，還有幾片牛肉和黃蘿蔔，我因為吃不來，慢慢在嘴裏咀嚼，看看人家快吃完了，而我仍舊堆得高高地似乎有點難為情，我不好意思把飯剩在碗裏，於是拚命地往下嚥，結果，不但把肚子漲得像



一面鼓，而且連胸口都塞得滿滿的，非常難受！上了這次當以後，凡是遇到日本朋友請我吃飯，我就下了戒心，一定另外弄一隻小碗把飯減些出來，免得上第二次當。

今天又遇到同樣的情形，使我想念起那位朋友來，不知他現在是否還在人間。

吃完了飯，天氣突然變得昏沉沉地下起毛毛雨來了。

「完了，東湖去不成了！」

我仰望着天空嘆息。

「沒有關係，這點雨有什麼可怕呢？」

聶先生說着，我想，到底我趕不上他們。

一輛大卡車，把我們載到了一別七載的珞珈山。

當那些碧綠的深紅的屋頂從樹叢裏出現在我的眼簾時，我突然感到寂寞起來。

七年前的秋天，這兒該有多麼熱鬧，一羣羣生龍活虎般的男女學生在操場上活動着，太陽照在屋頂上，發出燦爛的光輝，小鳥在樹枝上歌唱，青年男女一對對在東湖裏划船，在樹叢裏散步，他們像天上的安琪兒那麼自由自在，那麼甜美幸福，他們住在這世外桃源裏，有的埋頭在研究室，有的埋頭在圖書館，有的整天把時光消磨在球場上；夏天來了，他們把東湖當做游泳池，到了冬天下雪的時候，他們好像住在玉宇瓊樓，潔白的雪，透亮的冰條把滿山滿野裝飾得成了水

● 世界。他們住在這個風景優美的地方，似乎忘記了此身還在人間。

但是好景不常，這麼恬靜快樂的生活，竟被敵人的鐵蹄摧毀了，他們也隨着政府移到了四川，就在嘉定——又是一個風景最好的地方

——安定下來了。

「好淒涼呵，這裏好像一個人也沒有。」

我看到那些富麗堂皇的房子寂寞地立在那裏，一種淒涼的感覺立刻襲上心頭。

「有的，這裏是陸軍醫院，裏面盡住些傷兵和病兵。」

聶先生用手仔細地指點給我看。

「房子裏面的東西，恐怕都被日軍破壞了吧？」

「當然破壞了很多，連教室裏的講桌，敵人都搬到岳陽去了。」  
本來我想下車跑進學校去巡禮一番，撫慰一下這受過無限創傷的武大，但爲了時間不許可，只能坐在車上欣賞他的外貌，的確，武大是太幸福了，牠居然沒有挨過炸彈，也沒有挨過大砲，經個敵人七年的摧殘，居然平安無恙，我的心在淒涼中忽然得到了一絲安慰。

車子一直開到東湖，巨浪滔滔，湖邊水草亂舞，我不覺地打了一個寒噤，週身覺得奇冷，原來天正在刮大風，好像暴風雨將臨的樣子。

我呆呆地站在湖邊看浪花滾在水草上，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那麼感到新鮮而驚奇，這也難怪，我已經有七年多不看見海，也不看

見大江了。

也許是大家都在欣賞這雄偉的風景吧，沒有半點聲音，靜靜地，只聽到風吹蘆葦發出蕭蕭的聲音，和浪花與石頭互相撞擊的聲音。

「一隻船也沒有，這裏不能打魚。」

田先生的話，打破了沉寂的空氣。

「還是回江邊去吧。」

聶先生勝利地笑了，但我仍然留戀東湖，我情願不吃魚，不看那一幕浪花四濺，大魚小魚立刻從水裏鑽出來躲警報的一幕，我願他們都走開，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湖邊，領略一下劫後的湖光山色，然而事實不可能，他們在催着走，我猛然發現了一個風景最美的地方，有

一條用小樹枝搭成的橋，上面鋪着一層稻草和泥土，橋下是一條小溪，橋的盡頭有一株垂柳，奇怪，已經是初冬了，怎麼葉子還那麼碧綠？牠們垂在橋上，那種輕輕地隨風飄舞的姿態，又婀娜，又多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不知怎的，腦子裏突然記起這兩句詩來，爲了冷焰，田昌·漢超他們三位將要回到東北去了，於是就大家倚立在橋邊照了兩張相留做紀念。

「再見吧，東湖！」

當汽車駛在高低不平的馬路時，我的視線仍然在依依不捨地戀着東湖，我凝望着那白茫茫一望無涯的湖水，凝望着那浪花滾在水草上的奇觀，再見吧！東湖！

十二月一日

## 錶

兩晚來，我都做着在揚子江畔尋找錶的夢：

我彎着腰，低着頭，一步步從那些枯黃了的衰草上面踏過，我兩眼注視着地上，像看顯微鏡似的絲毫也不疏忽，我希望從那些衰草叢裏，突然發現一個發亮的小錶，那時我將小心地拾起來，把牠放在我的懷裏，珍惜牠，如同珍惜我自己的生命。

然而，每次從夢裏醒來，一切都沒有，只有風敲打着窗戶的聲音，只看見無邊的黑暗，我下意識地伸出手向枕邊一摸，噫，錶不見

了，只有一個冰冷的小電筒，於是我再也睡不着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我悄悄地披著衣裳起來，燃了臘燭開始我的工作。

× × × × ×

我常常和朋友談起，「錶」和「筆」是人生最不可缺的兩樣東西，尤其從事寫作的人，這兩樣東西更不能缺少。而可憐不幸的我，竟沒有福氣消受牠們，現在丟下筆不談，姑且說一說錶。

有生以來，我只帶過兩次錶，一次是二哥在民國二十六年病逝於南京鼓樓醫院的時候，遺留下來一個金殼子手錶，那是他在山西大學畢業考第一名時，閻錫山先生送給他的紀念品，後來到了我的手上，我自然特別愛惜牠，每一看見牠，便想起二哥生前的一切和他



死時的悲慘情形來，爲着太愛惜牠的原故，我捨不得帶牠，於是從手上解下來把牠藏在抽屜裏，誰知終於有一天，牠失了蹤，雖然心裏萬分難過，但我想二哥都不在人間了，留住一只錶，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麼一想，也就很坦然了。

第二次，我去東京留學時，三嫂買了一個小長方形的手錶送我，但走的不準確，我不歡喜牠，爲了是個紀念品，我還是時刻帶在手上；到了三十二年的春天，我離開西安的時候，路費不夠，便託朋友以二百元的代價把牠賣了。

兩年多來，我都過着沒有錶的日子，每天上課的時候，老是跑去

問人家。有時一天要問十多次，連自己都感到太麻煩，猜想別人一定不高興，好幾次我下決心要把幾件衣服賣去換一個錶來，但達明堅決反對：

「鄉下人，一輩子沒有錶，他還不是過得好好的？要買，等抗戰勝利以後再說吧。」

其實話剛說完，他却催我去看陳太太的錶是什麼時候了，是不是快到上課的時間。

後來有位在空軍服務的朋友，他以廉價買到了一個圓形手錶送給我們，據達明的看法，起碼也是五十年以前的出品，一連修理了兩次，還是走三天停兩天，我非常生氣，要他退還那位朋友，他說：

「雖然不準確，也聊勝於無。」

這時他把鄉下人一輩子不要錶的哲學完全推翻了，每天把牠帶在手上，好像很滿足的樣子，我離開成都時，他堅決主張我把那隻壞錶帶走，我很驕傲地回答他：

「誰稀罕你的壞錶，我要到上海買新的去！」

誰知來到漢口之後，不但買不起錶，連縫件棉衣也成了問題，如今仍然只有讓秋風吹的我發抖，讓清鼻涕不住的流。

× × × × ×

是一個下着毛毛雨的晚上，大約八點多了，幾聲輕細的敲門，把我的文思打斷，我起身開了門，迎進來的是一位陌生的客人。

「我來過兩次了，先生都不在家，所以特地來晚一點，該不唐突吧？」

客人是這麼有禮貌而謙恭，聽聲音是江浙一帶的，我連忙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是只有早晚在家的時候多。」

客人還沒有坐下，突然從西裝口袋裏摸出一個小盒子來遞給我：

「謝先生認識一位陳維龍先生吧？這是他託我帶給你的——一隻手

錶。」

——手錶？我的心劇烈地跳了一下，幾乎要驚叫起來。

我並沒有把盒子立刻接過來，遲疑了一下，似乎有點不相信這是事實似的。

「還請你寫一張收條，因為我馬上要回船上去了，明天我們的船就要開南京。」

客人現得很忙的樣子，我這才敢把盒子接過來，輕輕地打開一看，天！這麼漂亮，這麼小巧玲瓏，在紅絲絨的盒子裏發着閃閃亮光的錶，難道真的是屬於我的嗎？我好像在做夢似的把牠擺在桌上，然後開始拿出紙筆來寫收條，這才問起客人的姓名來。

「我叫刁錦良，在江盤輪上做事，其實我並不認識陳先生，是他托我一位朋友送來，要我帶給先生的。」

「唉！還勞你幾次送來，真太麻煩了！」

寫完了收條，我站起身來問刁先生：

「這錶花了多少錢？我可以再麻煩刁先生帶給陳先生嗎？」

「不知道，我沒有聽說過。」

「現在上海的物價也漲多了吧？」我想間接地打聽這錶大概需要多少錢。

「漲多了，比起抗戰勝利的時候來，有的漲了一二倍，有的漲了三四倍了。」

刁先生很有感慨地回答我。

——這麼漂亮的錶，大概起碼也得四五萬吧？我想。

送走了客人之後，我仔細地從盒子裏把錶取出來看了又看，是一個既不圓，又不方，也不是長方，更不是橢圓的錶，只有五公分那麼

長，四公分那麼寬，兩頭稍爲小一點，雖然響聲很小，却非常好聽。

——這是貴夫人帶的錶，我沒有福氣消受牠。

突然一個這樣的感覺浮上我的腦海，我把錶帶在手上，立刻又鬆開了，原來是帶子的毛病，不能關緊，我仍然把牠套在那個大紅絲絨的盒子裏，開始寫我的文章。

我是多麼感到高興而驕傲呵！我居然也有了錶了，而且又是這麼漂亮的一個，從此我可以看着時間做事了，絕對不讓牠浪費一分鐘。

晚上，我把牠藏在枕頭底下，照例每天早晨三點的時候我就醒來了，打開手電一看，知道時間還早，再也不像以前一樣糊糊塗塗地就爬起來，有了錶，每天我要多睡兩小時，真要感謝牠給我的休息。

× × × × ×

唉！誰會想到呢？這麼可愛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得着的一個美麗的錶終於在二十七號的下午失掉了！一直到現在，我都想不透牠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失掉的，當我們在江邊看他們用炸藥捕魚的時候，我還從皮包裹取出來看過時間，但是等我們回到兵工廠的時候，牠突然失蹤了！

我們連忙開了汽車去江邊仔細找尋了一遍之後又回到兵工廠來，結果只有失望，只有懊喪。

「丟了就丟了，不要難過吧。」

漢超安慰我說，其實他的心裏這時候也許比我還要難過。



「當然囉，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有什麼難過呢？」儘管嘴裏在說着這樣逆觀的話，而心裏却早在難過得要流淚了。帶着滿腔的失望，沒精打彩地回到報社來，羅雲第一句話告訴我：「你的姪姑娘從岳州來看你了，趕快回去，他們已經候了你一天！」

所謂他們者，我知道一定是指姪女培而言。

於是又帶着失望和懊惱的心情，匆匆地回到了家，一進門就告訴他們我去了一隻錶，婉蓉說：「還好，一隻錶，居然換來了四條魚！」她望着水菓籃裏的魚對我說，我不覺苦笑了一聲。

晚上，我對着空的錶盒子發癡，我希望牠突然從棗紅的絲絨裏跳

出一個又小巧玲瓏，又走得準確，一秒鐘也不差錯的手錶出來。

正在這時，突然有人推開門進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封航快，很恭敬地向我行了個禮說：

「謝先生，這封信是上午就到了的，因為你不在家，所以沒有早點送來，請你家原諒。」

我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陳先生從上海寄來的，只有簡單的兩句話：

「前託人帶上手錶一只，不知收到否？……」

突然信紙從我的手裏輕輕地滑到地上，我不由自主地長嘆了一聲：

錢阿！你往何處去了？……

十一月二十九夜

## 紀念幾位日本友人

自從民國二十五年的夏天，我悄悄地以一個「逃犯」的身份從東京的日華學會逃回上海之後，無時不在想念着我那幾位日本朋友，現在不知道她們是否還在人間，她們這些為正義為真理奮鬥的戰士，也許已經做了日本軍閥刀槍下的冤魂，現在讓我來回憶一下她們的模樣，並希望她們還能僥倖地活在人間。

## (一) 中竹繁子

第一位值得我紀念的是朝日新聞的記者竹中繁子，她是個六十歲尚未結婚的老處女，有我佛慈悲的心腸，有正義人道的思想，她不喜歡交際，也不喜歡多說話，她沒有一般老小姐的怪脾氣，待朋友永遠是那麼熱情誠懇，一生為她的學問和事業努力，從來沒有懈怠過，更沒有消極過。

我和她相識，還是立忱介紹的，（就是現在郭沫若太太于立羣的姐姐）她就住在竹中的家裏，經常替天津益世報寫稿，當她介紹我竹中是一位如何可親可敬，捨己為人的偉大女性時，我還這樣問過她：

「真有那樣好嗎？」

「你見了她就知道。」

立忱只這麼簡單地回答我。

果然我們真是一見如故，她對人的誠懇、真摯、熱情、和做事的認真負責，的確是令人欽佩。後來我被捕了，她很憤慨地對立忱說：

「他們太無理了，無原無故逮捕一個外國作家，這是日本政府的恥辱。」

後來她終於站在人道與正義的立場盡力幫助我，同情我，使我能安全地脫離虎口，可以說三分之二的功勞要歸竹中繁子。回國後，我不敢給她去信，爲的害怕增加她的麻煩與不幸，但我的心裏一直想念

着她，沒有一天忘記過，不知這位老當益壯的老大姐，是否還在人間？真理勝利的旗幟，已經插上扶桑三島了，她該能以白髮蕭蕭，臉上充滿着綉紋的微笑去迎接日本人民得救了的微笑吧？

## (二) 神近市子

我和神近市子認識得比較早，感情也比較深。她主編「婦人文藝」，態度非常嚴肅，因為常常發表一些對現實不滿的文字，所以好幾次被帶到警察拘留所去受審問。刊物的命運也曾好幾次遭到勒令停刊的警告。但她終於以鬥士的精神來支持這唯一的與「婦人之友」完全相反的正義刊物。

我和她相識，是在我那篇小說「前路」被譯成日文在婦女文藝發表之後，記得她在編後還有一段很詳細的介紹文字和我一張小照，後來這些都是構成日黑警察署逮捕我的原因之一。

我們初次見面是在她的工作室裏，桌上滿堆着書和雜誌、文稿，她沒有虛偽的客套。坐下來便談到她辦這刊物是如何困難，以及希望我如何經常幫助她的事情。

牠是個像男性一般的女性，一點也沒有日本女人忸怩的態度，臉上從來不施脂粉，老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裝。走起路來挺着胸脯，一點也不像個日本女人。她的眼睛炯炯有光，談起話來充滿了生命力。她是個沉着而果敢的女性，我被捕時，她曾費了很多力為我奔走，並且

說：如果警察廳再不釋放我，她們要結隊示威遊行。出獄後，她立刻到日華學會的樓上來看我，並且跑去車站送行，她一點也不害怕偵探的跟蹤。有幾句話使我永遠地不能忘記：

「你雖然回中國了，但我們的精神是永遠地團結在一起的。日本軍閥，不但是你的敵人，也是我們日本民族的敵人，希望我們下次再見時，他們已經被消滅了！」

神近梓呵，現在他們真的被真理和正義消滅了，我們應該快見面了吧？



## (三) 加藤英子

她是「婦女文藝」社的記者，一個最美麗的姑娘。年紀當時大約是二十歲左右。活潑、熱情、沉着、勇敢。我和她第一次見面是在出獄之後，她拿着一束鮮花來訪問我，一見面就是緊緊的握手。

她把自己的名字和職業做了自我介紹之後，便把鮮花遞到我的手裏說道：

「這是神近樣要我代表她送給謝樣的禮物，祝你前途光明！」

接着她告訴我神近是如何掛念我，爲我抱不平，現在正在籌備一個歡迎會，準備爲我慶祝出獄，我告訴她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我還沒

有脫離危險時期。她說沒有關係，可以用一個很巧妙的方法秘密地舉行，但我終於婉辭謝絕了。

雖然我們是初次見面，但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好似老朋友一般談得來，可惜我們僅僅只有這一次的會談便離別了。

我永遠地記得當臨離東京的一刹那，正在火車開動的時候，加藤英子穿着一身西裝，手裏拿着鮮花狂奔趕來，但車子開得太快，已經駛出車站了，只聽到一種略帶感傷的聲音大聲喊着：

「謝樣，再見！謝樣，再見！」

這聲音，含着無限的惜別情誼的聲音，至今還在我的耳邊繚繞，加藤阿，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再見呢？

#### (四) 竹內好和武田泰淳

是民國二十四年第二次抵東京的某一天下午，有三個日本青年來找我，有兩個帶着近視眼鏡，只有那個叫岡崎俊夫的比較活潑，喜歡說話，也不戴眼鏡。竹內好的身段並不高，但相當胖，武田的個子特別矮小，老是眯着眼睛笑，也不大喜歡說話，竹內好更有些像思想家，常常沉默着，有時偏着頭，好像在思索什麼，他們三個人都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對於中國文學很有研究，那時加入這會的已有三十餘人，會址就設在竹內的家裏，他們來看我的原因，一方面約我去竹內的家裏參觀圖書，一方面他們準備開一個座談會歡迎我，對於後

者我婉辭再三，他們一定要舉行，我阻止不住。參觀圖書館我是最高興的，就在當天下午，我隨着他們到了竹內先生的家。

這是一所收拾得異常潔淨而佈置幽雅的房子。進門的左邊便是竹內的書房，一眼便看到那些整齊地擺在玻璃櫃內的中國書籍，有左傳也有廿四史，還有中國歷代的詩詞、歌賦，以及五四以後的新文藝作品。他們三個都是東京帝大中國文學系畢業的，所以中國文字的造詣非常深，他們能直接看中文，也能說几句簡單的中國話，竹內很高興把中國的文學介紹到日本，所以他正在從事翻譯。

武田泰淳就住在目黑區的長泉院，離我住的大烏公寓很近，走路只要兩三分鐘便到了。

長泉院是一個沒有和尚的佛寺，地方特別幽美，只是廟宇已經倒塌，惟有一座鐘樓還昂然獨存，很少有人到這裏來，有幾株高聳入雲的老松，終年翠綠地挺立在那兒任人欣賞。

靠着山邊有一座草房子，簡陋而寬敞，很適合二三知己聚首談心，那時竹內和岡崎常常來到這兒和武田討論文學上的種種問題，他們好像桃園三結義似的，同甘苦，共患難，甚至於到什麼地方看朋友，也老是三個人一道，很快地，我和他們都熟識了。本來我是住在阿佐個谷的「櫻之家」，爲了要和武田交換教授中日文，所以才搬到目黑區的大烏公寓來，這房子完全是武田的力量租來的，沒想到在這裏竟發生了一件倒霉的事，我竟被捕下獄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三位，更永遠不能忘記武田的母親。

記得是廿五年四月十二日的晚上，我正在武田家裏吃着水菓，他的母親問我是不是最近又有偵探來麻煩我，我告訴他每天都有來的，她很耽心我會出什麼事情，要我特別小心。做夢也想不到，我從她的家裏出來，回到大烏公寓，居然已有十幾個偵探在候着我了。半小時之後，我做了目黑警察署的囚徒，更令我奇怪的是我走進監獄時，武田已經先我而坐在一間很小的囚室裏了。

從此，每天在「放風」的時候，他要從我的囚室經過四次。當我們的視線接觸時，彼此只能有苦笑的表情，一句話也不敢說。我很難過，因為武田是她母親的獨生子，父親早已去世，如果萬一他有生命

的危險，豈不是我連累他的？

經過三個星期的囚禁生活，我被釋放了，當我抱着幾件剛從水裏洗出來的衣服經過武田的鐵窗時，他用羨慕和祝福的眼光望着我，一點也不怨恨，我這時心裏更加難過起來，很想出獄後跑去長泉院探望他的母親，但又害怕有偵探跟着我，反而對她有什麼不利。一直到現在，我還掛念着武田和他的母親。聽說武田已到了上海，我想總有通消息的一天吧？

至於竹內好，這位沉着忠厚的朋友，真想不到命運如此壞，居然被日本軍閥迫來到中國擔任翻譯。當去年十月他來黃陂路四十號找我的時候，我竟不認識他了。他穿着一身異常骯髒的軍服，一雙從來

沒有擦過的反皮鞋。頭髮也剃光了，人也似乎老了一些，只有那雙帶着近視眼鏡的眼睛，和一張沉默不大說話的嘴沒有改變，問起他在軍隊裏面的生活來，他只是不住地搖頭，一句話也不說。由此可以想像出他內心的苦痛是很深刻的。後來他用中文寫了一篇「不堪回首」在和平副刊上發表，獲得了不少的同情。

他來到中國已經有兩年多了，在漢口也將近住了一年。現在武昌火車站擔任翻譯的工作，中國人都喜歡和他做朋友。去年他出版了一部魯迅的書，後面還有武田泰淳做的跋，還翻譯了「賽金花」。無論處在什麼艱難困苦的環境裏，他總是不忘寫作。一提到日本軍閥，他就切齒痛恨，如果不是在戰事中冤枉犧牲了幾年的光陰，也許他更



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作品。

現在真理戰勝了強權，日本軍閥終於給我們打倒了！從此全世界的人都將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我希望他們回到東京後，能夠重新把中國文學研究會恢復起來，好好地做一番研究並介紹中國文學的實際工作。

附

錄

## 我的戰時生活

### 一 在編輯室

從前天起我的頭開始痛，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停止，昨夜吃了三片安眠藥，但頭腦反而更清醒地睡不着覺，我痛苦，我難過得幾乎要哭起來。

達明爲着要使我離開字紙堆，而稍爲休息一下腦筋，於是找了傑弟和眉山來玩撲克，但是有限的精神終於支持不到十點鐘又感到疲倦了。

每天上午，照例文化社的工人要送來一大批信件和稿件，而我總是以愉快的心情來讀牠，但這幾天的信件却意外地使我難受，不是朋友死了，就是某人鬧病鬧窮，連好幾位投稿的青年朋友，我們雖然沒有謀過面，可是他們都向我訴苦，甚至有一位青年還說朋友借了路費給他，他準備來看我，要我幫助他解決出路問題。這些充滿了熱情真誠的友誼，怎能不使人感動，由感動而生出不安和慚愧的心情來？

我是這樣地在矛盾中過着日子：他們在家的時候，我感到太嘈雜，太亂，妨礙我的寫作，甚至孩子哭一聲，我也埋怨爲什麼奶媽不把他抱走？可是等到他們全出去了，整個的院子只剩下我一個人，寂靜得連一隻烏鴉從屋頂飛過的聲音我也能聽到的時候，我的心却又感

到寂寞起來。

本來想繼續看稿子的，石帆突然着人送來了一封信，她說她替我抄的自傳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三，要我再給她一些稿紙，還說了許多使我看了感到慚愧的「恭維」話。（過去因為我倆有十多年不通消息，也許對我有些誤會的地方，看了自傳的中卷一部份，她才了解我十年來奮鬥的經過）看着她替我抄的幾百稿紙，那娟秀的筆跡，使我想起曼曼來，這位與我同病相憐受着不幸的命運撥弄的朋友，現在不知飄流到了什麼地方？

是的，爲着友人的鼓勵和良友公司的催促，我應該在最短期間內把自傳中卷完成，好寄到上海去出版，但是那來的時間呢？整天忙着

看黃河的稿件，回讀者的信，校對……都忙個不了，那裏有時間給我好好地寫我心裏要說的話呢？

想起來也太可憐了！自從來到西安已一年零一個月了，除了去寶雞玩了三天，去臨潼玩了一天外，其餘的日子都被一張書桌，一支筆，一堆稿紙消磨了我的時光。

春天，暖和的陽光，是那樣溫煦地在窗外照着我，偶然走出去散步一下，微微風吹的我軟酥酥地像喝醉了酒似的飄飄然，當一陣花香迷住了嗅覺的時候，我想到這時正有不少騷人墨客在遊山玩水，同時在那炮火連天的戰場上，花香雖被火藥氣味代替了，但鮮豔的野花，潺潺的流水，戰士們是很容易享受到的，而一個編輯呢？他根本沒有

春天，只知道一隻手拿起筆來不再抖了，寫出來的字，也似乎比較清楚而有力。有時一羣小麻雀在窗外吱吱地叫喚，也許使我偶然停下筆來冥想一下：「這是春天！」然而這又有什麼用呢？春天是春天，我還是我！難道我能因了春光明媚，而整天出外遊蕩嗎？難道我可以向讀者告假：春天可以不看文章，不編刊物嗎？

在一般人的想像裏，以為秋天是產生文章最好的季節，因為秋天的景象是那樣蕭條淒涼；月亮是那樣美麗瑩朗；天空是那麽遼闊飄渺，令人遐思，在古時，詩人和詞客，秋季是他們最活躍的時候，但如果做了編輯，那怕氣概再好，景緻再美些，也沒有時間和心情來欣賞牠；在他的腦子裏，時時刻刻都在想着要怎樣才能把刊物或報紙辦得

好，使每個讀者都喜歡？要怎樣才能使投來的稿每篇都可登上？要怎樣才能使這刊物達到前方後方每個愛好文藝者的手裏？我常常看到一堆堆的稿子愈來愈積厚的時候，心裏便自然而然地浮起了一種傷感，（其實這是不必這麼嚴重的）覺得在這些文章裏面，每一句子，每一個字，都是從青年朋友的腦子裏擠出來的，有時爲了一首小詩，或者一篇小說，他們要經過幾天幾夜的思想才能構成，此外還有些投稿者因爲限於經濟，不能買到十行紙，（稿紙更不要說）就用粗得比草紙還厲害的破舊紙寫成像螞蟻開戰似的那麼密密地堆着的字，（這只有他們自己才認識得出來）還有些更苦的，他們連發信的郵票都是借來的，但我爲什麼不把這些背盡了心血創造出來的作品發表呢？自然誰



也知道這是爲了更廣大的讀者，爲了投稿者他們自己。

我知道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投稿者埋怨當編輯的，咒罵當編輯的，討厭當編輯的，他們責備當編輯的太忍心，隨意把稿子扔在一邊，其實這真太冤枉了！當編輯的沒有不愛惜投稿者的心血，沒有在退稿時不感到一陣陣心酸的！收到一篇好稿子，比他生了一個兒子還要快樂，這是什麼心理？我無法分析，我相信每個當過編輯的人，一定都有這種經驗。

寫到這裏，突然油燈滅了，我叫張其善加了油，重新點上，花了十多分鐘，仍然點不着，只聽到水蒸氣爆炸的聲音，原來是奸商在油裏滲了水。

「謝先生，沒有辦法，請點土臘吧。」

張其善說着，我只好失望地拿起那支丟在一旁的土臘點着，唉！一提到土臘，就使我傷心，我的眼睛在這一年中間已近視了五十度，過去隨便我投考什麼學校，檢查目力，總是我取第一的，如今呢？兩天一小痛，三天一大病，我簡直快要變成瞎子了。本來可以改用洋臘的，但價錢太貴，每晚至少要點兩支，而洋臘的價格曾賣到四元二角一包，我實在沒有這種購買力。

爲了使眼睛不吃虧而又合於節約起見，於是達明提議買蓋植物油燈來，每晚只消化五六兩油就可對付，但燈罩太容易炸裂，燈心幾乎兩天要點一個，加之油裏有水，常常點不着，這真使人氣死！完了，

我的眼睛是快犧牲完了，該殺的好商！他們爲什麼要抬高物價，爲什麼要油裏加水，我恨他們等於恨日本軍閥！

白天不斷地有人來，孩子也常常吵鬧，加之房子裏的光線太暗，我總不願坐在桌子旁邊受罪，祇有晚上，一切都走進了夢鄉，當呼呼的北風打得窗戶格格地作響的時候，我才開始看稿子，寫信。爲什麼我沒有時間看書，爲什麼我沒有時間寫文章？天！這只有你才能回答我？

然則編輯室的生活永遠是這麼繁忙、黯淡、清苦、寂寞的嗎？其實也不盡然；他正像一個終年勞碌的園丁，辛苦地去掉了雜草，播下了種子，然後澆溉、施肥，小心翼翼地培植牠長大，使牠開花結實，

任遊人欣賞。當他聽到有人讚美：「這花很美，」或者「這果子又甜又大」的時候，園丁的心裏是比他有了百萬家財還高興的！

說來誰相信呢？這篇文章曾間斷了五次，時間上相差一月之久，今夜孩子害病，不斷地咳嗽，但我終於狠着心腸在他的咳嗽中完成了。

眼睛變成了近視，背也漸漸地駝了，因為整天坐着不運動的原故，食量一天比一天減少，胃病又日趨嚴重，關心我的朋友們上一句話是勸我休息，下一句却是「你的文章幾時交卷呢？」或者是黃河第×期那天出版呢？」

唉！編輯室的生活，朋友，這就是編輯室的生活呵！沒有春夏秋

冬的區別，整天拿着一支筆桿對着一些稿紙。

有誰在吃蜜橘與雪梨的時候，曾想到栽樹的人是怎樣掘土和播種的嗎？……

一九四一，二，二一夜十一點於西安香米園

## 一一 拉風箱

算起來，到今天為止，我已經整整地過了一個月零八天的拉風箱的生活了。

記得是去年一月初抵西安的時候，從街上經過，遇到好幾家茶館正在拉風箱，那些紅的綠的火焰從茶壺的肚子裏伸出來，真像一個火

舌，非常美麗！我想拉風箱的，如果是個有藝術天才的人，他一定由這些顏色不同的火焰裏繪出各種各樣的花樣來，如果他是個詩人，他會寫出一部壯烈的詩來。的確，火焰是太美了，照在拉風箱者的臉上，刻劃出一副爲生活而勞苦的瘦臉，雖然他是那麼使人見了可憐，但我相信他的內心一定充滿了希望的光輝和生命之熱力，他的內心會像火焰一般那麼蓬蓬勃勃；至少，在大雪紛飛，朔風凜冽，或者是下霜結冰的早晨晚上，人家都凍的把頭縮起來，兩手插在褲腰裏，嘴裏不住地叫着「冷呵，冷呵」的時候，拉風箱的人是應該可以驕傲的，因爲他有火做伴，有火可以溫暖他的身心，從這時起，我對於拉風箱發生了莫大的興趣。

自從奶媽走了之後，於是拉風箱，煮飯，洗衣，掃地，帶孩子，倒馬桶的工作都加到我一個人的身上來了。有時朋友們跑來看我這副衣服骯髒，兩手烏黑的模樣，他們會問我：「老媽子還沒有找到嗎？」「沒有，老媽子真不容易找呵！」其實只要有錢，天下那有什麼難事呢？僱一個老媽子，每月起碼要六十元的工錢，連吃帶儉，一月兩百元是只有多沒有少的。可憐我寫文章，一千字只能賣到至多七八元的稿費，（這是西安最高的稿費價格）如果按照千字五元來計算，爲了老媽子，我得每月寫至少四萬字才行。太苦了！我的腦汁將要流盡，還是少寫幾篇文章，自己來兼任老媽子，多拉幾次風箱吧。

因爲感到一天到晚燒煤球太不合算了，佩之天天催我去買風箱，

我也覺得拉風箱比較省煤，於是忍痛犧牲了二十九元買了個新風箱來。起初拉的時候非常吃力，就是吃飽了七八個饅饅的人來拉，也會感到太重了，如果塗一點油上去，也許要輕鬆一點，但這年頭，一斤菜油賣到三塊錢，一滴油豈不要好幾分錢？爲經濟着想，還是省了牠吧。而且借此可以鍛鍊體力。果然，不到一星期，風箱比較新用時輕多了，我能夠操縱自如，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而我的右手膀也一天比一天有勁，以前絞不動一桶水，如今一連絞兩三桶也不覺得什麼困難了。雖然有時我手上的黑炭，會不知不覺地塗到臉上去，使膀子見了大聲叫着：「咳，媽媽，把巴！」（我們告訴他骯髒的東西叫做把巴，因此他也學會了。）連自己都會哈哈大笑，但我並不感到難過，



或者給朋友看到了認爲羞恥，我反而引以爲光榮，我後悔沒有早辭退老媽子，否則也決不至到如今債台高築。

「怎麼？你的手居然這麼有勁了，拉風箱拉的這麼快！」

有一天三嫂帶着羨慕的口吻對我說。

「哼！我的手不但越拉越有勁，我的腦子也越拉越發達了，拉風箱對於文學真有莫大的功勞！」

「這話怎麼講？」

「因爲拉風箱可以不用腦筋，只要你把煤添好了，把鍋裏的水或者餛飩安置好了，你可以閉着眼睛慢慢地思想，在你的腦子裏不管是計劃一篇小說或者一篇散文，你只要把腦子用在一個問題上，那你根

本忘記了你的手是在勞動，你只覺得自己的確太幸福了，坐在有熊熊火焰的爐邊靜靜地思想，沒有誰來打擾你，也沒有誰來搶奪你的工作，是一個多麼清靜的環境呀！」

三嫂聽了笑得彎下了腰，勝子不知道是聽懂了我的話還是見我拉的太起勁，他從他的舅母手裏跳下來，兩隻小手一齊幫着我亂拉一陣。自然，這位「小倒蛋」一動手，什麼事都會弄不成，結果仍然要三嫂抱開，我得以從從容容地把一大鍋下麵的水燒滾。

有時我把「黃河」的信件和稿子都帶到廚房去看，一面拉風箱，一面看稿子，那滋味比坐在桌子旁邊有趣味多了。我恨自己爲什麼不能發明一個用腳踏的風箱，那麼可以一面做飯，一面寫信，豈不又省

時又省事。

現在，我對於拉風箱是越來越感到興趣了，我愛看那生氣勃勃的火焰，愛聽那劈劈拍拍的爆炸聲，只要我肯用力拉，從一塊將要熄滅了的炭上可以燃燒起通紅的火焰來。從這裏我得到了一個結論，人是應該向上的，努力的，奮鬥的！只要你肯動，不管是勞心或者勞力，總有你收穫的一天。

十二月十日夜燈下

### 三 窮與病

生活像一條可怕的鞭子，她時時都在抽打我，使我有時感到酸

痛，有時感到厭倦，也有時感到興奮。我像一匹駱駝，載着過重的担子，在慢慢的沙漠旅途上行走，累了，倒下去，爬起來，仍然要走。

我太平凡，太低能，也太渺小了！我常常奇怪，為什麼人家生活得好好的，而我老感着太忙，太累，太苦！朋友們都勸我休息，但我是自己了解自己的命運的。我不能休息，也沒有這種福氣讓我休息。我生來就是一條勞苦的命，即使在和朋友們說話或者遊山玩水的時候，我仍然在想着關於工作的事情。我的腦子老沒有閒着的時候，一到晚上睡覺了，夢裏還在工作，還在負着很重的担子，在沙漠裏走來走去，因此我很少有甜蜜的夢底時候，我的夢大半都是苦的。

從去年暑假，我的女孩，莉莉——降生到今年的初秋漸奶爲

止，我過着特別忙、特別苦的生活。每天清早起來首先要替兩個孩子把衣服鞋襪清出來，然後自己才能穿衣洗臉；但他們有時比我還醒得早。在夜裏喂奶的時間裏，老敲着睡眠不足，黎明正當熟睡的時候，孩子哇的一聲却又把我喚醒了。於是祇好提起精神，睜開疲倦到極點的眼睛，從床上跳下來，又開始過一天忙亂生活。

急急忙忙地吃完稀飯，喂完奶，有時連衣服也來不及換，頭也忘記了梳，就提着書包授課去，一連講了三小時的書，連開水也得不着一口喝，十二點下課了，早晨吃的兩碗稀飯和一點泡菜，早已消化完了，雖然飢腸轆轆，也只得拖着一雙疲倦的腿子向歸途奔去。剛走到家，書包還沒擱下，莉莉已伸着兩手向我撲來，眼淚汪汪，我的心早

在痛了，於是伸手抱過來，先解開扣子喂奶，等到奶吃飽了，然後我再吃用人給我留下的冷飯菜。

吃了午飯，按照我的身體來說，還應該休息一下的，可是我素來沒有睡午覺的習慣，也沒有睡午覺的福氣，飯碗剛放下，我又要抱孩子或者為孩子們縫衣服補襪子了，這樣，一直忙到晚上九點，把兩個孩子哄着睡了，自己才有分配時間的主權。寫文章，看卷子，預備功課，都是從十點到一點的事情，有時疲倦到眼皮實在睜不開了，我便學着蘇秦「頭懸樑」「錐刺股」的方法，在我的眼皮上重重地一捻，或者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輕輕走着，讓磕睡稍為清醒之後再坐下繼續工作。在日記上常常塗滿了難看的筆跡，有時寫些不通的句子，和錯

字在上面，第二天翻開來看，我會啞然失笑。遇到這種情形，我爲什麼還不睡呢？實在爲了白天老沒有功夫，所以才把工作留到晚上來做。

提到寫文章，我還要感謝學校，因爲在家裏受着孩子和老媽子的吵鬧，以及那些柴米油鹽的麻煩，所以老是不能把思想集中，但一走到學校，聽不見孩子的哭聲，看不見老媽子的面孔，四周圍都充滿了書香的氣氛，所以我坐下來就能寫文章，在學生上作文課的時候，照例他們還在搜索枯腸，而我已完成了一篇文章。

最使我感到苦痛的要算「病」了。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我並沒有什麼病，除了黃瘦，除了兩顆大眼珠漸漸地突出，眼眶漸漸地塌下去面

外，我並沒有其他的病象，其實我整天都在過着病的生活。先說腦病，這也許是朋友們說的用腦過度，但我始終認為這是廿五年春天在日本坐牢，被日人用刑後的結果。一到下雨或者天陰刮風的天氣，我的腦病就發作了，有時會突然暈倒，有時痛得不能忍受；兩隻眼睛真能「察秋毫之末」，我素來引以自豪的，如今也漸漸由近視而變為視線模糊了。每次如果遇到頭暈眼花的時候，兩個耳朵也像放警報似的嗚嗚地大叫起來。鼻子更是整天流清鼻，整天傷風，這些都是神經衰弱的現象；最近嗓子啞了一個多月也治不好，老實說，我也吃不起藥去治牠，一切讓牠去發展吧，反正限制病，限制一切活動的是經濟，大家明白，所以也無須寫牠。



還有一個病，也使我日夜焦慮而找不到醫治方法來的是濕氣。半年以前，左耳患中耳炎，流膿很多，於是中耳炎一變而為外耳潰爛。起初我以為是膿在做祟，後來經醫生診察，才知道是濕氣。一個星期後，右耳也開始奇癢起來，因為每次醫藥，掛號和車費的負擔太重，我一星期，才去看一次，幾乎每次都要遭受醫生的譴責：「為什麼你不天天或者隔一天來看，你不是和病開玩笑嗎？好一點了，就應該天天來看，好把牠快點醫好。」

「我的經濟力量，不能允許我天天來看。」

「我不相信，你們兩人做事，難道連看病的錢都沒有嗎？」

遇到這種場合，我只好苦笑一聲。我還能說什麼呢？不但醫生不

相信我的窮，甚至連朋友也有不了解我們經濟狀況的。這也難怪，我不能把每月的收支逢人便說，我不能把我所負的債，列一張表掛在牆壁上故意給朋友們看。說老實話，有時口袋裏明明只剩幾塊錢了，但嘴裏絕不敢說窮，爲的怕人家笑我；也有時從寄賣行取出賣衣的錢來，立刻又送還給一位借債給我們的朋友，但面上還要露着笑容，表示我們的生活過得還不錯。

現在呢？既沒有衣服可賣，也再不好意思向朋友借債了，因爲他們的境遇也和我們差不多，只有以絕大的忍耐來接受窮困給與我們的威嚇；對國家，對民族，我們只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話來安慰自己，鼓勵自己。

抗戰快要接近勝利的階段，自然一般人民都要受比往年更大的艱苦，我是在苦海中鍛鍊過來的，能夠把一杯杯的苦酒當做葡萄汁喝下去。那怕一天吃兩個饅頭過日子，我也能甘之如飴，換句話說，我絕不怕挨餓受凍，但我怕害病！消磨我的志氣，使我時時感到苦痛，希望靜悄悄地倒下，得到永久的休息的也是病。在成都這樣陰多於晴的氣候裏，我相信我的濕氣永遠不會好的。我祇有日夜祈禱有那麼一天，能把兩個孩子都寄養在托兒所裏，我又著上戎裝，踏上烽火連天的戰場，去完成我服務傷兵的志願。

九月廿九日於成都製革學校

## 我是怎樣寫女兵自傳的

我對於寫作的態度，一向都是很認真的，我喜歡把故事裏面的情節和人物翻來覆去地在腦子裏思索，一直到草稿已經打的很熟了，許多話我能朗誦出來，這才開始動筆。

記得在初從事寫作的時候，我真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只要把要寫的題材，隨便想了一下，便動起筆來，同時也不仔細推敲，想到那裏便寫到那裏，寫完之後，也不重看一遍，更沒有想到過須要修改，自然，這種粗製濫造的作品，是不會有好成績的。

後來年齡一天天增加，讀的書也一天天多起來，所謂「學然後知不足」，真是一點不錯，我開始感到恐慌了！我常常在兩種極端矛盾的心情下從事寫作：一方面想拚命地多讀別人的作品，自己最好不寫文章，一方面我又想每天規定一個時間來練習寫作，我相信只要不斷地努力，總有成功的一天，最後，兩種方法同時採用，二十年來寫了將近兩百萬字的東西，但我並不感到滿意，而且有一種奇怪的心理，愈多讀別人的作品，便愈感到自己的寫作能力不夠，於是便不敢隨便下筆，甚至有時大半年也不寫一個字，不過人的腦子好比一部機器，用的越多，牠便越活動，如果很久不用，牠就發生鏽，轉動不靈，腦子也是如此，很久不運用牠，那怕連一封最簡單的普通信，寫起來也

會感到異常困難，爲了這，我又只好天天拿着筆桿。在忙碌中，在生  
活的高壓下寫，寫，不斷地寫。

在我寫過的作品裏面，再沒有比寫女兵自傳更痛苦的了，我要把  
每一段過去的生活閉上眼睛來仔細地回憶一下，讓那些由苦痛裏擠出  
來的眼淚，重新從我的眼裏流出來。記得寫上卷的時候，裏面有好幾  
處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寫，一面笑，自己好像成了瘋子，可是輪  
到寫中卷時，裏面沒有歡笑，却只有苦痛，只有悲哀，寫的時候我不  
知流了多少眼淚，好幾次淚水把字沖洗了，一連改寫了三四次都不成  
功，於是索性把筆放下，索性等大哭一場之後再來重寫。

當前面四章送進了武漢日報的印刷所，而且一二兩章已送來校

對，而後面的四章還沒有開始動筆，正在這個緊要關頭的時候，我突然病倒了！曾禹山先生每隔一天來我家裏看一次病，他說我貧血太厲害，神經衰弱到了極點，勸我靜靜地休息，至少在兩個月之內不要用腦筋，但我完全沒有聽從醫生的話，我雖然躺在床上，仍然把原稿藏在枕頭底下，有人在房子裏的時候我假裝養病的，不說話，也不打開眼睛，但等到他們一走，我便偷偷地把稿紙拿出來躺着寫大綱，修改第五六兩章。

提到修改，我便記起了托爾斯泰一連修改戰爭與和平七次的故事來，我要學他，一連修改了五遍，有時爲了一句話或者一個字用的不妥當，我情願改了又改。

由於在病中工作，我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禹山先生似乎生氣了，他說：

「既然不聽醫生的話還治什麼病呢？前天你的脈剛好一點，今天突然又變了，想必又在用腦筋。」

「沒有，沒有！我只希望病快點好，工作再不能容許我老是躺着。」

我把女兵自傳預告四月一號出版，而現在尚差四章沒有動筆的苦衷告訴他，但誰都責備我說是身體要緊，而我的看法是信用要緊，工作要緊，於是終於不聽醫生和朋友的勸告，而一面吃藥，一面寫稿，終於在一星期之內完成了十三至十六章，平均每天要寫四五千字。



那時托兒所還沒有開辦，兩個孩子在家鬧的一塌糊塗，他父親把我的房門鎖了，任何朋友來也不見，但孩子們鬧的更起勁了，他們在打門，在叫喊，在啼哭，我的心更亂了，寫不下去，只得又開了門放他們進來。

記得在武漢晚報上，曾看到一個作家怪癖的文章，說我是喜歡在黎明之前寫文章的，一點也不錯，雖然在病中，我並沒有改變我的習慣，仍然在晚上十一點以後，或者在早晨六點以前，那時的環境異常肅靜，我可以把腦子一切的雜念拋棄，耳朵裏也聽不到一點煩雜的聲音，我把思想回復到十多年前的環境裏，我以純客觀的地位來描寫女兵自傳的主人翁所遭遇到一切不幸的命運。在這裏，沒有故意的雕

琢，更沒有絲毫的粉飾，只是像盧梭的懺悔錄一般忠實地把自己的遭遇和反映在各種不同時代、不同環境裏的人物和事件敘述出來，任憑讀者去欣賞，去討論。

寫完「母親的死」這一章，我的眼睛哭腫了，淚也乾了，第二天送給三哥去看，他的淚也像雨點一般滴在我的原稿紙上，旁邊坐着皮靜英女士，她本來正在和我談論婦女崗位的事情，看到三哥流淚和我的沉默偽成的態度，再也談不下去了，接着她告訴我爲了在一家書店裏看到我那本在日本獄中受刑的那一段，她竟流下淚來。我聽了自然萬分高興，我生來就是一個傻子，我不要名，更不要利，我只希望做一個平凡的渺小的人，只願用整個的心力貢獻給文學，讀者的眼淚就

是我的收穫，讀者的同情就是我的財產，我希望自己永遠年青，永遠和青年朋友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工作。

把中卷全部稿寫完修改之後，我已瘦得不像人樣了，在太和醫院量了一下體重，居然減輕了五磅，照理我應該趁着這個時候吃點營養的東西，但那裏來的錢呢？不但報館的薪水早已透支，加之又欠了一百多萬元的債，連利息都無法償還，終日在艱苦中掙扎，幸好幫忙我發行自傳的朋友很多，我相信總有一天會把因印書而欠的債務還清的。

最後我很慚愧，爲了時間太倉促，把中卷草草結束，實在有點對不住讀者諸君。希望將來在下卷能夠把一切的缺點彌補起來。

四月二十二日早於潛齋